

有没有什么能让你虐哭的古风短篇小说？

一、

大年三十，长安落了大雪。

鹅毛大雪扬扬洒洒下了三日，满长安城银装素裹，云遮雾绕。

我推开窗牖，举杯小小抿了口酒。远处高翘的檐角下挂着一串泛青的宫铃，风起时，摇摇晃晃，带起一阵脆响。

今年的除夕宴办得隆重，远处灯火辉煌，人影憧憧。几个穿冬袄的小宫女嬉笑着走过去，细碎的踩雪声清清楚楚传到我耳边。

团圆日啊，皇宫里头难得热闹了一回。我想起我幼时也曾在这除夕夜登上城楼，那一夜君民同乐，我从高墙俯瞰，满目的万家灯火，星河一道水中央。

世人追求亘古圆满，哪怕月满亏仄，果熟蒂落。然而这人世间怎可能有十全十美？只在除夕这一日，所有的不美满尽数掩藏在声声爆竹之下。

青穗为我披上大氅，替我虚掩上窗。

「娘娘，窗边风大，莫着凉了。」

我摩挲着杯壁的纹路，道：「指不定还能再看几场雪了。」

青穗红了眼眶，强颜道：「娘娘说什么呢，您是有福之人。」

我向来不太会安慰人，只好疲累地朝她笑笑，「阿斛今晚来吗？」

「小殿下说他晚些会来看您的。」

「我累了，阿斛若是来了，唤我一声。」我往床榻走去，走到半道想起件事，「阿斛过了年几岁了？」

「小殿下过了年该九岁了。」

我点点头，「九岁了，又长大了。难怪看他长高了那么多。」

我要闭上眼睛之前，拽住青穗为我掖被子的手，「青穗，这些年，辛苦你了。」

她摸了摸我的头发，笑得温柔，「辛苦什么，照顾娘娘是我的福分。过了年，娘娘又长了一岁，可要忘些事了。」她将我的手仔细放进被子里，「睡吧，娘娘。小殿下下来了，我再叫您。」

椒房殿内清清冷冷，丝丝寒气自身下的床榻一直浸入骨髓。

我点点头，乖顺地闭上眼。

其实我同她都明白，我这身子，已经熬不住多久了。

迷迷糊糊睡过去的时候，我听见青穗轻轻唤了声「陛下」。我想睁开眼睛，但眼皮子实在重，意识混沌之时，对外界无半点反应。

又是一年春寒料峭啊。

近来闲来无事，我总是回想起那些深埋在苦痛之下的琐碎趣事，仿佛我和钟疏还站在原处，而不是如今这般面目全非的模样。

我名唤陈釉，是东沅最不受宠的一个公主。在许多个冬夜里我蜷缩着身子在漏风的偏僻小院瑟瑟发抖时，总会止不住地回想当年盛宠时候的光景。

我曾是东沅最受宠的公主。我出生那日，父皇在皇宫摆了三天三夜的流水席，赐我称号「明仪公主」。他还为我取了小名，遂遂。取平安顺遂之意。

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我将是东沅最风光的小公主。彼时我所用衣裙无不是天山所取冰蚕丝制成，所食鲜果俱是快马加鞭运来长安。东珠、玛瑙、宝玉，这些旁人看来精致贵重的东西，许多时候是被我用来砸着玩听响的。

而我受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母妃是父皇捧在心尖上的可人儿。

母妃是我见过最貌美最温柔的女子，话不多，总是在我揪父皇短髭时温婉浅笑。父皇不会阻止我的大逆不道之举，还常常在我揪完后将胡子埋在我的颈窝里头刺我。我惊叫又咯咯发笑，向父皇求饶。这时候母妃才会出手将我抱离父皇的怀抱，轻轻摩娑我颈窝的泛红处。

母妃从未红过脸，即使是被父皇赐死之时，她也只是浅淡地敛了脸，问他：「你不信我？」

父皇此人，最是无情。

盛宠之时，恨不得将这世上最好的珍物捧到你面前。可一旦他起了疑心，生了厌恶，便什么都不管用了。

我为母妃辩白，他一掌将我扇开一米外。

他看我的眼神变了。厌恶、怀疑、唾弃。

他甚至开始怀疑我究竟是不是他的亲生骨肉。

我的号啕大哭不起任何作用，母妃还是被赐死了，死后还被做成了人彘。

我在冷宫中闻讯后，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一想到母妃那般的人物成了这副模样，我就浑身发冷汗，几欲作呕。

我不明白，人心为何能变得那么快。

我更不明白的是，父皇坐拥后宫佳丽三千，而母妃不过是怜惜故人出手相助才致落人圈套，他到底是以何脸面去质问母妃的清白？

后来，当我因实在饿得发慌偷偷去几个小太监房里拿了几个馒头而被他们拳打脚踢之时，我便明白了：

人世间，情之一字最是不可靠。恩宠、靠山皆是过眼云烟，从来权势才有话语权。

从前我风光无限，众人无不阿谀奉承，不过是因着我公主的身份。可现在，我什么也不是了。就连父皇所赐遂字亦未被保留，两点消失，变为一个逐字。

最是无情帝王家，我以为当我年少时便早已看透。却不承想，不过是兜兜转转又重蹈覆辙。

我在冷宫过着无衣无食、苟且偷生的日子，任人欺践。是以，当叛军打上长安之时，我无任何悲戚之意，甚至感到了解脱。

母妃当年拼死将我保住，是以无论日子过得多艰难我也从未有轻生的念头。

但若是能死在叛军手上，便不算是我动的手了。

我做梦都想见到母妃。

叛军逼近我房门前之时，我身着公主服，闭着眼，安静地摩挲着手上一块残玉。

我着公主服，不是因为自矜公主身份，而是这是我唯一体面的衣物了。

房外光亮进来时，我看到打头的是个银袍小将，面目俊朗，唇红齿白，眉目之间俱是风流。

乍一看，我还当是长安城里哪个贵族纨绔投了叛军。

我将残玉攥在手里，听见那小将问：「何人？」

「明仪公主，陈釉。」我抬眼看他，毫无惧怕，眼神冰凉。

我问他：「东沅皇帝死了吗？」

小将怔然：「死了。鞭尸三日。」

我轻轻地摩挲那块玉，勾起嘴角畅然道：「母妃，你听见了吗？」

彼时我的榻前还仆伏着一具死相狰狞的太监尸体。我的脸颊上还残余着一道长长的干涸的血迹。

后来钟疏数次告诉我，他就是被我抬眼的那一瞥击中。淡漠、破碎、空洞，那一刻就好似我才是追逐猎物的野兽，其中的残忍意味让他热血沸

腾。

也是因为这一眼，阵中屡立奇功的钟疏除应受官职之外，其余珠宝美人赏赐皆未受。新帝问他想要什么，他说想换明仪公主自由身。

本来按照朝堂所商议的，所有皇室子弟皆会被沉入护城池，以儆效尤。

但以一个不受宠的公主一命换取财宝土地，这对如今正是急需钱粮的新朝来说，无疑是一笔极其划算的买卖。

新帝龙心大悦，允诺钟疏同陈釉的大婚与太子婚期同日。

我被接到将军府中。

这是前朝广越王的府宅，极尽奢华。后被改作钟疏的将军府，钟家一家尽数搬了进来。

我整日整日待在府里，未曾出过门，静候婚期。

钟府给我配了个大丫鬟，唤作青穗。

青穗第一次给我洗澡，看到我骨瘦如柴、伤痕累累的身体时，就红了眼眶。

她确实是个爱哭的女子。很多时候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她却总能泣不成声。

我浸泡在热水中，感受着久违的温暖。毕竟在冷宫我是三天都洗不了一次冷水澡的。

洗完澡我便吃了入将军府来的第一顿饭。菜上得多，但我吃得更多，恨不得将肚子填得饱饱的，但动作并不急促，只是不曾停过筷子。

后来入睡前，我没忍住，将那顿吃食吐得一干二净。

我在冷宫中吃的尽是残羹冷炙，有时好几日吃不上一顿饭，只能靠喝水度日。是以肠胃早早就坏掉了。

我还记得我吐完了之后拉着青穗的手，细声细气地说：「我不是故意的。还让我吃吗？」

然后，青穗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吓了一跳。

青穗后来说我当时脸色苍白，很是不安。那是我头一次服软。青穗大了我十岁，很多时候她的温柔、纵容总让我想起在我记忆中模糊了十年的母妃。

其实我记不得母妃的容貌了。所以我总是依赖青穗，企图从她身上找寻母妃身上的暖香、柔软。

钟疏老是吃味，因为我经常对青穗撒娇，却很少对他露个笑脸。

其实是我初入将军府拜见他的家人时，便察觉到了他们的轻贱。我对别人的恶意十分敏感。谁看低我、嗤笑我，我一清二楚。

钟家人多，心眼也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钟疏不把金银财宝搬进门来，反而换了个一文不值的落魄公主。

他们不喜欢我，我自然不会巴巴贴上去招嫌。

后来是一只猫跑进了我的房里，二话不说钻进我的床底下。当时我正浅眠，被唬了一跳。而后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跑了进来。

她看起来七八岁大，有些羞涩，怯怯地看着我，唤我「嫂嫂」。

她唤作钟黎，是钟疏唯一的亲妹妹，和他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因着一直养在祖母膝下，性情有些腼腆，不太爱靠近旁人。

我问她：「是来找你的猫吗？」

她小幅度地点点头。一双小鹿般的眼睛怯怯盯着我，半晌，细声细气说了句：「嫂嫂真好看。」

我莞尔一笑：「是想贿赂我替你捉猫吗？怎的好端端夸起我了？」

她脸红：「是真的好看。」

我不再逗她，起身趴在地上扫视床榻底部。

她小小一只蹲在我身边，替我小心护着头。

然而那猫实在狡猾，躲入床帐角便不肯再出来，冲我撩起小尖牙。

我伸长了手都碰不着它的一根毛，这下是真有些下不来台了。于是我狠狠心，整个人钻进了床底下。

钟疏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应当便是他的粉团妹妹蹲在床榻旁，微微张着嘴，一副焦急模样。更诡异的是，床榻下不时发出奶猫的嚎叫声。

他弯身往床榻下探去，迎面撞上我的脸。

是真的撞上。我惊呼一声，手上的奶猫吓了一跳，在我手腕上狠狠挠了三道爪痕。

钟疏一手拎着奶猫的后脖颈，一手制着我的肩把我提出来。

钟黎一下冲上来小心翼翼捧起我的手给我吹伤痕，又抬头问我：「嫂嫂，疼吗？」

我摇摇头，把那只猫在钟疏身上擦了擦，递还给她。

「去玩吧。」

钟黎小可爱临走的时候还一步三回头望我，最后冒出来一句：「嫂嫂，以后我能来找你玩吗？」

我点点头。

然后钟疏大步走过去提起她的后衣领将她一路提溜出去，在关门之前说：「现在是哥哥的时间。」

我找药膏的动作一顿，后头伸过来一只手，自然而然穿过我的腰肢，隔着身体打开了梳妆台的一只匣子。

他牵着我另一只手腕，拖我到床边坐下。我挣了挣，没挣开，便由他去了。

他上药，我便盯着我手上的伤痕看。不可避免地，观察到他的手。

他的手，白皙匀称，骨节分明。因常年握着兵器，指腹有一层茧子，有些粗粝，碰到我的手，很是酥麻。

上完了药，他便将药瓶放回原处，回来的时候却拿了把木梳。

我抬头望他，也不说话。

他先败下阵来，将木梳塞到我手中，故作强硬在我腿上躺下。

他说：「我很累。睡一会儿就好，行吗？」

他并未给我答复的机会，转头埋进我小腹，蹭了蹭闭上眼睛。

我将梳子打了几个转，看见他眼底下的青黑，还是顺从地将木梳插进发间，缓慢且温柔地为他从头梳到尾。

从前母妃很喜欢为我梳发。我也常常躺在她的怀里伴着她唱的小曲安然入睡。

钟疏这一会儿可真够长，以至于到后来我也不知不觉睡了过去。醒来时，大腿处一阵酸麻，钟疏在我躺下后便变换了姿势，一路往上一直枕到我的肚子上。

我瞪眼看了会儿帐顶，在将他打醒还是一脚踢下去之间犹豫不决。

所幸不等我动手，他便醒过来了。

睡得有些久，他睁眼时还有些发蒙。眼睛清亮亮的，有些呆滞。

我将手伸到他长长的睫毛上，他不明所以，睫毛扫动了几下。

很痒，也很刺挠。

钟疏还没反应过来，突然身体被推开，他毫无防备，一下子跌落到地上。

钟疏一副不知发生了什么的模样，爬起来问道：「做什么？」

我不睬他，径自小心坐起来，轻轻按揉大腿。

钟疏也反应过来了，闭上嘴乖乖坐到我身旁，看我时不时蹙眉。

钟疏道：「很难受？」

我看他一眼，又将目光落到他的腿上，意思是，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
了。

他摸摸鼻子，不敢再说什么。

然而我按了好一会儿，腿部的酸麻也只是稍稍消退，仍是难受。

钟疏耐不住，又道：「你这样是不行的。」他还没问过我的意见，径自弯腰一把掰直我的腿，一本正经地说，「呐，得这样。」

这下我结结实实叫了出来，眼角飙出几滴泪。我实在气不过，扔掉他的手，结结实实在他肩上背上打了好几下。

「钟疏！」

这是我第一次唤他的名字。

他哈哈大笑，不闪不躲，边挨打边笑。

一直笑弯了腰，笑得躺在被衾上直抖。

这时候他骨子里的那种少年气才真真正正显露在脸上。

此时的他不是新朝的骠骑将军，不是冠军侯，亦不是钟家的天，不过是一个恶作剧得逞后的开怀少年。

我气恨恨推他，他躺在床上便想掣住我的手肘，将我压入他的怀里。我偏不让他得逞，一下站起来捉住他的脚面，一个发力便将他拖下床。

钟疏「欸欸」求饶。这下结结实实一声闷响，他痛得龇牙咧嘴，我报复得逞，轻轻踢了踢他的小腿。

这时候他突然收声了，只怔怔望着我。

他捉住我的脚，说：「笑起来多好看啊，往后多笑笑吧。」

我多叛逆一人啊，凭什么就得听他的？于是我又轻轻挣开他的手，往床那边走过去，哼了一声：「看你本事。」

我本是生气的，然而就在我转过脸不经意扫过镜面时，惊讶地发现镜中的女子竟脸颊泛红，眉眼间都是笑意。

事实上，自从踏入冷宫的那一刻起，我的世界里只余仇恨两字。

深宫里头吃人，活生生的人进去了，也只会剩一具枯骨被送出来。所以在深宫里头，是没有人敢真心实意地笑的。更何况是我这样的处境。

然而此刻，我分明从镜子里头看到了我眼底真真切切的恼怒和笑意，我有些不自在地收紧唇角，感觉它在此刻僵硬了起来。

就好比十几年未拿过笔的书生一样，我对原本最为熟悉的东西感到了生疏。

我不再理会钟疏，而他也很快被青穗盯着请出我的房间。

我们是未婚夫妇，到底还不能同房。今日如此，已经是十分出格了。

往后钟疏再来，不论做什么都会被青穗紧紧盯着，偶尔越了界，还要被瞪两眼。

他被瞪了也不恼，只讪讪收回手，但青穗一走，他就更加明目张胆抱着我的胳膊，蹭来蹭去，仿佛是一条大狗。

这时候我不会搭理他，否则他能玩一下午。

但有时他见我不睬他，也会恼火。这时候他会抬手遮住我正看着的书页，一只大手几乎盖住整本书。他就是这么做了，我也不会轻易开口。

没有书看，我就玩他的手。不消多久，他的手便忘了方才的使命，只软软任我牵起，又被我抛掷一旁。

后来他又想出一招。把我近期在看的话本尽数看过一遍，几乎滚瓜烂熟。然后在我看的时候提前告诉我后来的发展。

不得不说，这招对我确实有效。

我又是啪啪连打他好多下，一边叫道：「钟疏！你走！」

他又笑得东倒西歪，抱住我的胳膊耍赖：「不走不走！我不说啦！」

此人话里十句有九句是真的，但这九句里又有七句是他做不到的。

不消片刻，他又是闭不住嘴巴。后来我直接将书丢给他，让他读给我听。

他这才安分了些。

当然偶尔他又会作怪。譬如轻轻附在我耳边幽幽道：「此事发生在元年的鬼节那天，街上无一行人……」

我只懒懒抬手，捏住他的唇瓣，再一夹扁。他就噗噗直笑，方才讲鬼故事的气氛破坏得一干二净。

钟疏说，我总是能轻易逗他发笑。

二、

我被青穗照顾得极好，等到了大婚那天我已养出了一身的细皮嫩肉。为我穿上大红嫁衣，戴上凤冠后，青穗握住我的手，对我说：「夫人要好好的啊。」

我点头，破天荒回了她：「你放心。」

钟黎守在我旁边，她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新嫁娘。我俯身亲了亲她的小脸，笑道：「谢谢。」

很奇怪，在我大婚的这一天，我做了许多往常都不会做的事。譬如笑得眼睛弯弯，譬如主动拉了钟疏的手。

就好像十年前的那个无忧无虑的女孩缺失的灵魂回到了我身上。

钟疏要把我接走的时候，钟黎把他拦在门口。

钟疏身后一众公子哥打趣他妹妹要来抢亲了。

钟黎一张粉嫩嫩的小脸板正得严肃：「哥哥，你要对嫂嫂好。」

钟疏道：「小屁孩懂的还挺多。」

钟黎道：「不要嬉皮笑脸！」

钟疏只好举白旗：「知道知道，还用得着你说。」

我在盖头下落了一滴泪，轻飘飘溅在我的鞋面上。

我坐在房内等着我的新郎官。屋外人声鼎沸，屋内只有龙凤烛燃烧的噼里啪啦声。

就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屋外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夹杂着几分咒骂。

「钟疏你大爷，别揪我头发了！放手！」

「这孙子，几杯黄汤下肚就疯成了这样！嗷嗷嗷！别掐别掐！爷爷快放手！错了错了！」

门突然被打开，而后又重重关上。

钟疏扯着嗓子喊：「都走都走！」

外面那群人开始笑他：「瞧这猴急样！怪丢人的！」

钟疏踢了两下门，然后踉踉跄跄朝我走过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红盖头突然被掀起来，他两只手捧着 my 脸，醉眼迷蒙地盯着我。

钟疏道：「你是谁？」

我还没开口。

「哦哦。想起来了！」他自顾自点头，玉冠晃动，「是我的新嫁娘。」

然后他又急了：「你是我娘子你怎么不亲我啊？啊？我不好看吗？我身材不好吗？你为什么——」

我轻轻贴上他的嘴唇。

酒气很重。

然后又离开。

钟疏成了一只软脚虾。

我的唇甫一分离，钟疏就笔挺挺摔了下去，脸贴着我的脚面。

我一个人实在拖不动他，只好叫了小厮把他搬到浴房。

我自己也卸了妆，洗了个澡。出来的时候看见他就穿了身大红中衣，靠着床发呆。

我不理他，将湿透的长发梳齐了，又取来空心鎏金球烘干头发。

我抬头一望，看见他不再发呆而是看着我。于是我朝他招招手，让他坐在我旁边。

我问道：「不会喝酒怎么还喝那么多？」

钟疏摇头：「我没喝。」

我皱皱鼻子：「一身的酒味还没散呢。」

「好吧，我喝了。」他乖乖的，又说，「可我觉得我没醉。」

他刚说完，就打了个酒隔。

「嘿嘿。」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脸埋在我的颈窝，迷迷糊糊又道，「你叫什么？我叫钟疏。」

我顺了顺他的发：「遂遂。我叫遂遂。」

钟疏的唇不经意擦过我的脖颈，微眯着眼，呼吸声轻轻的。我用脸颊蹭了蹭他的发，浓重的酒味扑面而来，我近乎呢喃：「钟疏，别骗我。」

他的呼吸轻轻浅浅，暖暖地打在我脖颈处的皮肤上，酥酥麻麻。

等我烘干了头发，肩膀处早麻了。

钟疏实在太重，我拽住他的胳膊，扯了扯：「起来。」

他不动。没有办法，我只好拖着他缓慢地挪动，好不容易拖到床榻上，我已经出了浑身的汗。

我摊开锦被，掩住他的身子。自去吹了灯又从他身上爬过，不小心踩到他的小腿，他叫了一声又没动静了。

新婚夜。新郎官喝得烂醉如泥。

我闭上眼，酝酿睡意。

意识正迷糊时，感到腰肢被一条手臂箍住，新郎官怕冷，贴过来蹭了蹭我的脸。

他轻轻地说了句梦话：「遂遂，我们好好的。」

我睁开眼，十分清醒：「好。」

打我入了冷宫，就经常做一个噩梦。

梦里我只有五六岁大，爱穿红裙子，手脚上戴着小金铃，跑跑跳跳起来泠泠地响。

我最爱疯玩，常常从东宫跑到西宫，一溜儿的太监宫女跟在我后头，唤我跑慢点。

我不听，跑得更快，渐渐甩开了他们那群人。然而很快我发现，我迷路了。

曲曲绕绕的抄手游廊，我怎么走也走不明白。

我大叫父皇母妃，希望有人能来带我出去。终于我走到一座宫殿前，金碧辉煌的大门大刺刺敞开，我拎起裙摆进去。

殿内暖香暗浮，甚至还夹杂着什么怪异的声音。

我撩开帘子，看见两具白花花的肉体如同蛆虫一般交缠扭动。其中一个朝我转过脸，赫然是父皇的脸。而他身下那人，全然是陌生的面孔。

男人慌了，穿上衣袍，朝我跑来：「遂遂怎么来了，也没告诉父皇一声。」

我惊恐地看着他，蓦地尖叫起来：「啊啊啊！你不是父皇！！你是谁！」

我一直叫，又颤抖着不让他碰。

后来我发了场高烧，差点丢了半条命。痊愈了之后前事忘了大半，有时候半夜醒来我经常看见母妃满脸泪痕坐在我榻前。

我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轻声告诉我，遂遂，别活得太清醒。母妃宁愿你没心没肺活一辈子，好吗？

我懂，但我点了点头。

母妃摸了摸我的额头：「我们遂遂啊，要长命百岁，岁岁平安。」

这是上半夜的梦。

等到了下半夜，我就梦到我到了母妃的墓地。

她的坟前杂草丛生，我磕了三个响头，告诉她我过得很好，让她勿再挂念我。

这时候我听见坟墓后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我走过去一看，一只狼叼着不知从哪来的一块腐肉，狼嘴大幅度嚼动着，一双绿油油的眼睛却幽幽盯着我。

它张开口，竟口吐人话：「明仪公主，你真的好吗？」

「死了不是更解脱吗？」

我愣愣看着它扑过来，涎水滴到我的脸上，恶臭扑面。

我奋力挣扎，却感觉手脚被紧紧制住，只能看着那血盆大口越逼越近。

我几近窒息。

「遂遂！遂遂！醒醒！」

我的脸被拍打着，终于我睁开眼睛，看见钟疏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我张了张嘴，发现发不出任何声音。钟疏抱着我，一遍一遍为我顺背：「没事了没事了。都是梦，梦都是反的。」

我呆滞了一会儿，蓦地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

「遂遂？」

我紧紧抱住他，放声痛哭：「我母妃没了！我父皇也没了！他们都死了！那个畜生呢？！凭什么他能忘了一切？是他杀死了我的父皇和母妃！鞭尸三日根本就不够！我恨不得吃他的血肉！」

钟疏一遍遍地顺我的背，一声声告诉我：「都过去了。遂遂，都过去了。他走了，没有人会再欺负你了，好不好？」

我只记得我哭了很久。其间外间的嬷嬷走来走去，钟疏要去拧毛巾，我手脚并用抱住他，一抽一抽不让他走，他顺了顺我的头发，一边应好，一边把我从床上抱起来。

我就好像婴儿一样吊着他，等他给我擦汗，擦身子。

等我彻底冷静下来，天边已经起了亮光。我筋疲力尽地靠在钟疏身上，在我睡过去的前一刻，我嘶哑着告诉他：「别骗我。」

而后我失去了意识，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有没有给我答复。

新婚夜，新嫁娘折腾了一晚上。鸡飞狗跳。

后来我数次回忆大婚的那天。从睁眼，到沐浴梳妆，再到我牵住钟疏的手。在那一天，我不再是明仪公主，只是钟家的新嫁娘。我不再饥饿，不再提心吊胆，不再仇恨。我的手被我的丈夫牵着，他的手掌紧紧包裹住我的手，很是温暖。后来他靠在我的颈窝里，轻轻地把酒气吐在我身上。那时候我的心软成了一摊泥。

我的丈夫永远不会知道，那天晚上我放下了什么，又藏住了什么。

钟家的新嫁娘，在那一天里，是人世间最幸福的女子。

宿夜折腾的结果就是第二日十分疲累。我和钟疏强撑着去给钟家长辈敬了茶，一回房便拥在一起和衣而眠。

醒来时，已经是傍晚了。

我的眼睛又红又肿，完全见不得人。偏偏钟疏坐我对面还要笑我，我气得把吃剩的骨头都夹到他碗里头，威胁他不吃完今晚不许上床。

钟疏很是纠结地看着我，我舀了碗甜汤，自顾自喝起来。这时钟疏决绝地夹了块骨头真开始嚼，没嚼两下就开始咽。

我吓了一跳，叫他快吐出来。

钟疏哦了一声，乖乖吐出残渣，又很犹豫地告诉我：「是你叫我吐的。不是我自己吐的。」

我也给他舀了碗甜汤，他咕咚咕咚喝完，把碗递给我再要。

结果那顿饭他整整喝了五碗，半夜起了两三次。

他起得频，我睡眠又浅。于是他起了多少次，我便醒了多少次。一直到后来，我俩全然没了睡意，齐愣愣躺床上对着帐顶发呆。

钟疏的手悄悄探过来的时候被我一把攥住，捏了捏，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钟疏不说话，只反手包住我的手。我还在发愣，他突然覆上来。

月光从窗棂飘进来，在他的脸上跳跃。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嘴角抿着，而后低下头温柔地覆住我的嘴唇。

软软的，温热的。

我渐渐迷失在他的温柔里。

天快亮的时候，房里叫了两次水。

我那时已经睡得不省人事了，后来如何也尽数忘得一干二净。

反正在钟疏问我时，我是这么说的。

钟疏很失望，手指搭过来勾住我的小拇指，黏黏糊糊不肯放。

钟黎常常跑来我房里。她那只小奶猫长大了些，整日里懒洋洋的，到我房里就开始撒丫子四处跑。我管了几次，实在管不住，后来干脆随它去。

有好几次钟黎要走了，结果那猫儿一直还躲着，怎么找也找不到。等到了晚上，钟疏去拿衣物，才发现那只奶猫就团在他的衣物里头，见他看过还轻挠了几下。

这只猫喜欢钟疏，钟疏却对它嫌弃得很。有次它坐到了一件我做的外衣上，还撒了泡尿。钟疏气得破口大骂，扬言要让钟府上下每人分一盞炖猫汤。

说实话我有些嫉妒。因为我打小就不招动物喜欢，但我又爱得紧。钟疏知道我这一番「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的言论后，主动抱起那只猫放在我的膝上，猫叫着要跑，他就箍住猫的身体让我赶紧玩。

有时候他羡慕得紧，也会把头放在我的膝上，出于报复还会把那只猫给挤下去。那猫长嚎一声，非但没有冲上去挠他，还凑近他的袍子，主动弓起背。

钟黎说钟疏在我面前总是将态度软和了几十倍，黏黏糊糊的，和他以往的形象截然不同。

我问她，钟疏以往的形象又是如何。

她还小，只是听过丫鬟闲聊几句，会说的话也不多，只能囫囵吞枣地描述他在府里虽也脾气好，但绝不是在我面前这样的。

我实在好奇，便问钟疏他以往是什么样的人。

看得出，钟疏对他少年时候的丰功伟绩很是得意。上房揭瓦自不必说，据说他整日里带一帮公子哥出城打猎踏青，到了黄昏才打马慢悠悠地回。酒馆、赌坊三天两头就见得着他的身影。

钟家当年护过太祖，祖上也有人当过大官，只是后来又没落了。钟家祖父从白身入朝，又一路官拜宰相。然而当年决定举家离开长安的也是他的祖父。他告诉钟家阖府，长安的水太深，往后非不得已不要去碰，儿女还能用他途去养活。

是以钟疏即便整日松散度日，除了每月会挨祖父几顿打，也没人管他。

他模样生得极好，十几岁时正是青葱年少，打马回来时便有许多姑娘朝他掷手帕，头几次还好，他会让小厮把手帕归还原主。后来多了他就应付不来，只当没看见了。听说有些流浪汉专门盯着他回城的行程，一路收帕子再低价转卖，生意竟也做得风生水起。

他说最好笑的是有一次不知从哪个角落掷出一包硬物，他弯腰躲过，猝不及防打在他身后那人身上，那人额角立即红肿了起来。

钟疏侥幸道，幸好中标的不是我，不然肿一个大包。

那人幽幽看着他。

钟疏才把没说完的三个字吐出来：多丑啊。

他又说，后来才知道是那姑娘怕手帕轻飘飘的掷不到他身上，就包了好几块碎石头，没想到准头那么好。

后来又发现那姑娘和那人自小就订了亲事的。阴差阳错，他加速了一场联姻。

他说完来抱我，我拍开他的手，掖了掖被角，装作一副我要睡了的模样。

钟疏百思不得其解，不停追问我怎么了。

我踢踢他的腿，示意安静些。

后来我要睡着了，他又凑到我耳朵旁边，含笑道：「你莫不是醋了？」

我当作没听见，动也不动，只作我睡着了。

这时候耳垂突然被轻轻咬了一口，钟疏含住了我的耳垂。

我惊叫一声，直接踹了他一脚。

钟疏噉地叫了一声，结结实实摔了下去。我起身把他拉起来，安抚地亲亲他，以示歉意。

第二日起床的时候发现他的颧骨青了一小块。

怪滑稽的。

我边给他上粉遮掩，边咬唇忍笑。钟疏幽怨地盯着我。

他噉起嘴巴：「有那么好笑吗？」

我亲亲他，安慰道：「没有。还是很好看。咳。」

中午吃饭的时候，钟疏大刺刺顶着这么一张脸，出现在众人面前。

祖母惊叫了一声，连唤他到跟前，一口一个心肝，问他怎么弄的。

钟疏反过来安慰她，不过是不小心摔了罢了。

钟家叔父打趣他，今日上朝被同僚笑话的滋味如何。

钟疏在外头还是很有家主风范的，笑得温润。桌底下却勾着我的手指头，委屈巴巴挠了挠我的手心。

我顶着祖母不满的眼神，什么也没说，给他夹了筷木耳。

饭后钟疏被祖母留下。

我回到房内一会儿，钟黎就来找我了。

她方才一直在祖母房内，听到祖母和钟疏说我的不是。

无非是「锯嘴的葫芦说不出半句话」「冷心冷肺，对长辈也未有好脸色」之类的说辞，再是她怀疑钟疏脸上的伤是我弄的。

我摸了摸她的脸，没有为自己辩解，毕竟这都是事实。

早在大婚之前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的性子必会招来非议，我也不抱有被容纳的希望。

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其实我的三魂七魄已然丢了一半，浑浑噩噩地苟且在这世上，渴望死去却又努力活着。

一个缺失的人是融不入人群里的。

钟疏也知道我的性子，是以他会尽力为我推掉长安城里贵族夫人的宴会。

我对谁都是淡淡的，也只有在钟疏面前才会流露出温情。钟疏似乎也很享受这种特殊的待遇。我很感激，他总能将我的缺陷美化。

我是一个极致悲观的人，我常常幻想我大限那天会是怎么样的场景。我甚至连我的结局都看到了。但钟疏的出现让我暂停了这种绝望的臆想。

这人世间如此令人绝望，如同一潭泥淖，恶臭难闻。而他鲜活，生气，意气风发。

他教我收余恨，且娇嗔，休白葬，勿恋逝水，苦海回身，免受孤身流放苦。

西狄扰境，钟家军出征的前一天晚上，钟疏躺在床上抱着我。不谈国事，不谈边境，只给我描述他往日少年时候干过的混账事。

他说他的祖父刻板，常常抄着一根木棍要么候在后门那，要么等在墙根，等他偷摸着溜进来的时候，猝不及防冲他背上来这么一下。老头子看着气势大，其实手下不重，当时钟疏还以为是老头子年老了，身子弱，不愿让他伤心，每次都惨叫着冲出去，被他追得满堂跑。

又说祖父去世的那天，把他单独叫来了床前。跟他说，他是所有子孙里头最像他的，少年时候虎，作天作地，什么也不怕的样子，其实心里头软，说难听些就是有些优柔寡断，这也想要，那也想要。他还说他这样的性子待在小城里头还好，钟家护得住他一辈子。

祖父一辈子从白身做到宰相，很是艰难。年少时候满心都是苍生，结果到了中年，被沉疴痼疾的朝局所累，失望透顶，携全家老小回了故乡。

钟疏一直在说，铜壶响了好久。等他安静下来，天边响起一声鸡鸣。

我依偎着他，默不作声。

好半晌，他轻声问我：「我要是走了。你偷偷哭鼻子怎么办？」

我说了好长一句话：「那我光明正大在你面前哭，你哄哄我。」

「哭吧。哭完再哄。」

我流了会儿泪又眯了一会儿，房外就有人开始催了。

钟疏让我继续睡，我摇摇头，为他穿上战衣。

穿完了以后，我从箱底拿出一块长命锁，是我小时候打的。

我给他戴上，吩咐他不许弄丢了。

钟疏有些囧然，嚅囁着说这是小孩子才戴的，他都多大了。

我盯着他，半晌伸手去解我的长命锁：「不要也罢。你以为我稀罕给你！」

钟疏忙按住我的手：「别别别。我要我要。是我死皮赖脸要的。」

号角很快吹响。钟疏同我额头对着额头：「我要是走了，你半夜做噩梦怎么办？」

我道：「那你就早些回来。」

钟疏不让我出城送战，怕我又难过。他出门前去长安城大大小小的书摊买了游记、话本，还嘱咐若再出了新的一定要去将军府，留了好大一笔押金。

钟黎也怕我孤单，日日与我做伴。

其实我吃好喝好，每日到了时辰就入眠，睡得十分香甜。

不仅没有思念成疾，消瘦憔悴，反而胖了好几斤。于是祖母看我愈发不顺眼了。

青穗观察了几日，为我请了个郎中。

郎中说，我是有孕了。

当晚，我修书一封，远送边防。

祖母很是高兴，连带着对我的态度天翻地覆，补药一个劲儿往我房里送。

我照顾自己的同时把肚子里那块肉也照顾得很好。虽是初次怀胎，但肚子里的孩子乖得很，我并无孕吐的不良反应，反倒胃口大开。

边关那边捷报连连，钟家军骁勇，打得西狄人落荒而逃。钟家上下人心振奋，祖母却未有多高兴。

钟黎来我房里的时候，不解为何祖母终日忧心忡忡。

我摸了摸她的头发，给她设了个喻。

「就好比我将一群蚂蚁用石头围住。蚂蚁很安全，因为无论有什么危险，都有石头为他们挡住。但若是这些石头的力量太大了，蚂蚁全去崇拜石头了，谁去跪拜蚁王？」

她懵懵懂懂。

自古有多少将相死在功高盖主上。更遑论钟家祖父曾是宰相，门生遍布朝堂地方。钟家军太过风光，迟早引来红眼。

但我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的快。

连胜的钟家军于长汀惨遭埋伏，西狄主力几乎全出，边关又是岌岌可危。

怀孕的我嗜睡，还在梦里时听见外头一片嘈杂声。青穗叫醒我，边为我套上外衣，边告诉我钟家变天了，一队羽林军正往将军府来。

钟家人心溃散，关键时候祖母站了出来。

钟家府上还养着私兵，可护送我们南逃。只是此去凶多吉少，祖母望向我，沉吟片刻，将府兵分作三拨。一拨留在府上同羽林军对抗，一拨护送钟家子弟南行，一拨则护送我往西北边关去。

我大着肚子，带着钟黎和青穗，一路西行。路上艰难险阻不必说，等我到边关时，已是三个月过去了。我消瘦了一大圈，肚子鼓得吓人。

才到钟家军军营，我就晕了过去。

一路上不论多苦多难，我都未曾掉过一滴眼泪，一直到军营，我脑袋里绷着的那根弦才断掉，那股精气神也撑不住了。

醒来时候，一眼望见头顶简陋的帐篷。我张了张嘴，发现声音沙哑得很。

喉咙里干得冒烟，我只好起身去拿桌上的茶壶，却没倒出一滴水。

钟疏这时候进了帐，冲过来一把把我横抱住。

他瘦了，眼底布满血丝，脸上胡子拉碴的。

「要喝水？」

我点点头。

他唤人去烧。

我抬手摸了摸他的胡茬儿：「你没照顾好自己。」

「哪有？」他按住我的手，挠了挠手心，「不过是最近忙，没来得及刮胡子。」

「茶壶里头都没有水，还说照顾得好？」

他自知理亏，不好意思地笑，垂首要来蹭我的鼻尖，讨好地亲了亲。

他一靠近，身上那股过了夜的汗味、血腥味扑面而来，我皱了皱鼻子，从下巴处一把推开他的脸。

「臭。」

「有吗？」他把我放在床上，自己凑近衣服闻了闻，「我没闻到啊！」

「都馊了还说没有。」

其实我自己赶了好多天的路，浑身也干净不到哪去，但我就喜欢数落他。

一见他吃瘪，我就高兴。

钟疏先自己洗了个冷水澡，浑身哆嗦着进来就冲我喊冷，把手伸进给我准备的热水里。

他的手暖了才开始给我擦身。

我瘦了许多，肚子鼓鼓胀胀的，看起来有些吓人。

钟疏擦到肚子那，眼神温柔下来，软得能滴水。俯身亲了亲，又把脸贴上去，我也把手放在他脑袋上。

突然，肚子动了动，我的肚皮上鼓了一个小包又很快消下去。

钟疏一脸新奇：「他还会动？」

我噗地笑出了声。

他这模样实在有些傻气。

正这时候，他脸上突然被踹了一脚，正中颧骨。

明明是不重的一脚，他却好像被踹蒙了。

一下子跳了起来，僵在那里，直愣愣看着我的肚子，又转过来看我。

我失笑道：「他又不会跳出来吃了你，你怕什么？」

三、

我和他说了一会儿话，又忍不住阖上眼睡过去了。我没有同他说钟家的事，也不想过问边关的事。我不想谈论太多，也不想打扰这一时片刻的宁静。

后来钟黎同我说，钟疏已经派人去接祖母了。钟家军长汀一战大败，实际是因为朝廷派来的监军将军情泄了出去。当今皇帝疑心太重，一直想压制平衡各方势力。而钟家刚好做了这个出头鸟，一旦钟家军回朝，民心所向，更难制衡。

何况战败的结果不过是将西北一点贫瘠旱地割出去罢了，半壁江山亦是帝王的江山。

钟家这一次是骑虎难下。不打，则族灭。若是要打，自西北到长安，这一路又岂是那么容易。

就在他举棋不定时，钟疏的舅舅替他做出了决定。

此人是钟疏母亲的嫡亲弟弟，名唤秦厉殊。秦家世代镇守西北，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秦家，等这一天，等了太久。

钟疏为这事烦忧，但他从不在我面前提起。只是夜深时候，我总能感觉到他睁着眼睛，无半分睡意。

在一个他又是彻夜未睡的黎明，我隔着被子拥住他。

他以为我做噩梦了，回抱住我轻拍我的背。

我摇头：「我一夜没睡。」

「可是我扰着你了？那今晚我铺个矮榻睡吧。」

「钟疏，你告诉我，你在犹豫什么？」

他沉默了不知多久：「遂遂，这不是一条通途。有十分之九的可能，我会葬送所有人的生命。」

我摸过他的眼角，那里有些粗糙，有些湿润。

我的丈夫不是圣人，数万人的性命就在他一念之间，是人，就会犹豫，会害怕。

我握住他颤颤的手掌，牵着放在我的肚子上。他慢慢地平静下来，我告诉他：「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他的脸埋在我的颈窝里，我五指成梳为他从发端理到发尾，我的颈窝里头渐渐濡湿了一片。我什么也没说，拿了帕子为他擦后背发出来的汗。一直到上半身都麻了才轻轻踢了踢他的小腿：「又麻了。」

他埋在我的颈窝里笑了，轻轻啄了啄我的皮肤。

一如我们初次相处时的模样。

「天亮了。」

那一晚，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知道我可能放任了什么不可控的东西的出现，可我别无选择。

留给钟家的，从来是一条死胡同。要么困死，要么负隅顽抗，卸墙求生。

钟秦两家终究还是反了。

钟疏去打头战那天，正好是我临盆的日子。

在这般简陋的环境下生产，我到底有些怕。

阵痛刚开始我只是咬着牙默默流泪，到了后头我便开始抽噎，痛楚占据了我脑海所有的意识。据青穗后来同我描述，我生了一天一夜，破口大骂了钟疏三个时辰。

所幸生产过程还算顺利。

隐隐约约我听到一阵婴孩的啼哭声，青穗将孩子抱给我看，是一对龙凤胎。

哥哥长得皱皱巴巴的，像个老头子。妹妹就更惨不忍睹了，小鼻子小嘴巴，青青紫紫的。

我还止不住地抽噎：「怎么像猴子一样，这么丑？」

妹妹不知是不是听懂了，扯开嗓子号起来。我更难过了：「怎么我怀胎十月，连句丑都说不得了？」

青穗将两个孩子抱出去给祖母看。外头爆发出一阵激烈的讨论声，我泪眼蒙眬看着窗外面。

月色正好，银白色月光洒在床前，好像一把细盐。

我想起早前读过的一句诗：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这一天，距我脱离苦海已过去整整一年半。在我十九岁这一年，我一夜之间与两个生命联结到了一起——会叫、会哭、会笑的两个小人。

我的小男孩，叫钟斛；我的小女孩，叫钟翘。

钟疏浴血站在高墙之上，举目四望，尸骨成山，血流漂橹。一只绣着「钟」字的大旗插在城楼上，狂风呼啸，烈烈作响。

这是他攻下的第一座城池，和他以往打的任何一场胜战的性质都不同。他的盔甲上沾满了鲜血，而这些鲜血都是在为他的问鼎之路铺道，往后，还有更多。

他的手止不住地颤。

想起祖父曾经同他说过的话，他说人一定不能太贪心。一旦认为你可以掌控更多，往往不可控的事情就会接踵而至。

一小兵突然急匆匆跑过来，道：「将军，夫人生了。」

钟疏喉间一哽：「是否平安？」

「夫人与小公子、小女郎，皆无碍。」

远处的黑云消散，金色阳光自云中罅隙投射而下，普照大地。

「遂遂，天亮了。」

那名钟家小兵听到这么一句低沉的呢喃，偷偷抬眼去望主帅，不知是不是他看花眼了。

那个永远挺直了脊梁的钟家的主心骨，眼角有水光闪现，转瞬即逝。

我昏昏沉沉睡了一天一夜。醒来时候发现祖母坐在我床边，两手抱着孩子。她身后站了个俏丽的姑娘，也抱着个孩子。

「祖母？」

祖母难得和蔼地看着我，满脸慈爱地看着怀里的孙子：「你辛苦了。这次你是我们钟家的大功臣。」

青穗扶着我坐起来，我张开双臂道：「让我抱抱。」

祖母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到我怀里，她的动作感染了我，我甚至不敢太用力，只觉得怀里陷了团棉花，奶香奶香的。

儿子还在睡，我忍不住低头亲了口他的眼皮子。他眼睫毛颤颤，竟然睁开了眼睛，葡萄般的黑眼珠圆溜溜地转，朝我「咯咯」笑了。

他一笑，那姑娘怀里的妹妹被吵醒了，打了哈欠开始哭。

祖母把妹妹也抱到我怀里。

哥哥听见妹妹在旁边哭，笑得更加响亮。我被逗乐了，也低下头安抚地亲了妹妹的眼皮子，她才稍稍平息下去，呼吸声又沉了。

「哥妹俩就只认表嫂嫂呢。方才他们也哭过一会儿，怎么哄也哄不好，表嫂嫂才亲了两口，就乖成这样了。还是得娘亲在才行呢。」那姑娘笑盈盈地说。

祖母看着孩子，脸色却不太好看。她喜欢孙俩喜欢得紧，偏偏哄不过亲生娘亲。

祖母不说话，我也不好一直安静，看着那姑娘：「这位是？」

祖母道：「是疏儿母亲的娘家人，闺名唤作秦淮。你唤她表妹好了。」

秦淮性子看起来大大咧咧，毫不见外：「我有十年没见过表哥了。没想到如今再见面，他都娶了个这么好看的嫂嫂了，还生了两个孩子。表哥真是福泽深厚。」

我肚子有些坠，祖母看出我有些不适，也就带着秦淮走了。

看秦淮的背影，她也是个玲珑剔透的女孩子，一身火红骑装，身上挂满璎珞珠饰，性格也如装饰一般张扬火热，风风火火。

钟黎在祖母出去不久后溜了进来。她长大了些，个子也拔高了，就是性格还是那样腼腆，进来以后没怎么说话，模样看起来不太高兴。我以为

她是怕军营里的生人。

钟黎逗了一会儿妹妹后，忧心忡忡地告诉我，祖母和秦家舅舅在商讨要把秦小姐嫁给哥哥。

我手指一颤：「嫁？」

钟黎点头：「就是抬作平妻。」

难怪祖母方才带秦淮来我房里，原来是来打个照面。

「你哥哥回来了吗？」

「还没呢。不过应是两天后就能回来了。」

「这件事，让你哥去处理就好了。」我抚平她皱着的眉头，「你一个小姑娘，整日不想着如何去耍，为我担忧个什么？军营这边鱼龙混杂，你要是出去定要多带几个人，要是被欺负了，你哥哥不在，嫂嫂也会替你出头。」

钟黎乖乖称好，过了会儿又十分好奇地问我：「要是哥哥真娶了秦小姐呢？」

我摸了摸她的脑袋，「那黎黎就帮我削他一顿好不好？」

小姑娘笑得眼睛弯弯，点头如捣蒜：「好！谁都不能欺负嫂嫂，祖母不行，哥哥也不行！」

那天晚上我刚给哥哥妹妹喂完奶，两个小屁孩吃完后都吐了我一身奶。我弄干净后用手指挠他们短短的下巴，逗得他们咯咯笑。

青穗说我小孩子脾气。我歪头凑近对着妹妹：「嗯？有吗？」

妹妹笑出了一个鼻涕泡，打破在我脸上。青穗和屋子里的仆妇被逗笑。

我接过青穗递过来的帕子，还没擦呢，帐外就响起急促沉重的脚步声。我的心怦怦地跳，直起身来。

钟疏突然掀开帐布，大马金刀踏进来，一见到我就急急忙忙走过来。

青穗带着帐子里的人退出去。

钟疏站在我面前，一把拥住我。他身上还裹挟着西北大漠的寒凉。我双手环住他的脖子，把他拉低。他的脸很冰，我蹭蹭他。

「遂遂，」钟疏低语，「我来晚了。」

我躲开他凑过来的脸，一口咬住他的下巴，力道不轻。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很怕，昨天我很怕就那么死了。」

钟疏有些手足无措，我把哥哥抱给他：「不抱抱他吗？」

不知是冷，还是紧张，他的四肢僵硬得像是假的一样。哥哥本来睡着了，一下被硬邦邦的触感扰醒，一双眼珠子睨着看了一眼抱他的男人，骤然扯起嗓子大哭起来。

钟疏条件反射看我，好像四肢都不是他的了。

「看我做什么？」

「他哭了。」钟疏看着也要哭了。

「哭了就哄啊。」我又举起妹妹，「要不，试试这个？」

我被钟疏幽怨地瞪了一眼。

这一仗，钟秦两家拿下了驼铃关，消息传到长安城那边，朝廷号称派出八万大军，歼剿钟秦叛军。

大雍变天了。

秦家终是不放心，提出将秦淮嫁给钟疏，亲上加亲。

钟疏一口回绝，态度强硬。秦厉殊这只老狐狸却也不是好惹的，不肯退让半步。钟疏几次被叫去祖母那里，面色难看地回来。

秦淮来看过我几次，但来的时候绝口不提此事，只逗逗小孩子，同我唠些家常。每次她一来，钟黎就好像吞了炸药一样，面色不善地盯着她。有时秦淮想和她搭几句话，钟黎都低着头像是没听见一样。

钟家虽是家风宽泛，但有一条家训是摆在前头的：钟家郎年四十以上无子方纳。

是以钟家子弟这几日见了秦家人都没什么好脸色，还有好几个年轻的钟家郎跑来不动声色地安慰我。

后来这件事被压了下去。我不知道钟疏是用的什么方法，但他那晚回来的时候脸十分臭。我问他，他只叫我不用担心。

四、

钟疏这一场战打了三年多。打到后来，我的阿斛和翘翘已经会叽里呱啦说很多话了。

阿斛嗜睡，醒来时总是迷蒙着一双眼睛。他性懒，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只有在钟疏面前才会释放天性。

和阿斛截然相反，翘翘从一睁眼就没有消停下来的时候。我一直怀疑翘翘是把她哥哥的活力吃走了。她还在学话时就一整天都是叽里咕噜，谁也听不懂。后来会走路了就更是了不得，常常东跑西跳，把一群人耍得团团转。

到了后来，翘翘有时候会跑去和军营里其他奶娃子打架，打得昏天暗地的时候，阿斛总是坐在一旁打瞌睡。我说他应该看着妹妹，别总让她打架，女孩子这样总归不好。阿斛理直气壮，那就让妹妹变男孩子吧。要不阿娘把妹妹重新塞回肚子里，我想要个弟弟。

翘翘每次打了架，认错态度都极其诚恳。但从来都是表面功夫，不长记性。旁人一激她，她噉得比谁都大声，一个箭步冲上去又滚在一起。

我和钟疏说过好几次，让他管管翘翘。他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却只是一味躺在床上睡，翘翘像小炮弹一样冲过去坐他腹上疯狂摇他，他被吵醒了也不恼，只是一脸无奈地笑。

翘翘谁都不怕，独独怕她哥哥。

许多次我说她都不听，阿斛一个眼神过去她就坐得板正了。她黏她哥哥，出门吃了什么都会给哥哥带一份。

我问她：「你哥哥对你也不好，怎得你这么贴着他？」

翘翘不管，嚷得比谁都大声：「哥哥最好！哥哥天下无敌第一棒！」

阿斛被吵醒，斜了妹妹一眼。翘翘立马在嘴边立了一根小指头，瞪大眼睛冲我「噓」了一声。

许是因为和阿爹相处时间不长，两个孩子特别喜欢和阿爹一起，翘翘尤甚。睡觉要让钟疏睡中间，两个孩子睡在他两边，阿斛很是大方地把 he 身边的床位给我。钟疏很得意，总是忍不住冲我嘚瑟。

吃饭也要让钟疏抱着，一口喂一个。就连钟疏要去解手，翘翘都要跟进去，洗澡就更不用说了。这时候翘翘就不喜欢哥哥了，因为这时候哥哥总能理直气壮被阿爹抱在怀里。

而翘翘只能一脸神往地坐在我身边等他们，望眼欲穿地巴巴看着浴房，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又在念什么。

钟疏每次出征都不会告诉哥哥妹妹，总是在黎明时候偷偷爬起来，小心翼翼把战甲拿去外间穿。我为他穿戴，送他出门。回床上的时候，看到阿斛和翘翘睁着眼睛看门外。他们沉默地看我一眼，又打着呵欠别过脸睡过去。

我喉头一紧。

我一直没敢告诉钟疏。

有时候我觉得愧疚，我的一双小人儿在这个年纪就懂得了掩藏心思，不哭不闹。我宁愿他们揪着钟疏哭闹着不让他走，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耍赖。

我不敢告诉他们，等爹爹打完仗就好了。

因为我怕做不到，他们会失望。

哥哥妹妹在钟疏出去时喜欢出去打猎。说是打猎，其实也就是追着几只小兔子跑，我叫了几个亲卫跟着，也就由他们去了。

钟黎跑进来告诉我翘翘摔断了腿时，我正在给妹妹缝一条火红的小裙子。

我看着她，脑中嗡嗡作响，只看着她嘴巴张张合合。

「翘翘怎么了？」

「翘翘摔断腿了！」

我的翘翘，才三岁多，平日里活蹦乱跳，恨不得化身蹿天猴，那时候躺在一张简易的行军床上，面无人色。

我进了营帐，阿斛扑过来抱住我的大腿，号啕大哭。我牵着他走到翘翘身旁，军医告诉我，翘翘年纪小，恢复得快，但伤筋动骨一百天，还是要好好休息。但具体如何，还不能下定论。

我抱着阿斛出营帐。秦淮被一个小兵扶着，她的额头上破了个洞，嘴唇发白。

我站到她跟前：「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我来的路上，钟黎告诉我，翘翘是和秦淮一起才出事的。据秦淮带出去打猎的秦家亲卫所说，秦淮和翘翘争抢同一只兔子，他们当时只远远看着，就看到翘翘突然朝秦淮叫了一声，发狠拾起地上一块石头冲着秦淮脸上扔过去。后来不知怎的，翘翘一个不稳就跌下了山坡。

秦淮咬着嘴唇：「表嫂嫂，翘翘还小，这事是我的不是，我不该同她抢兔子。我也没想到，她会因为一只兔子……」

她的哥哥赶来，扶住她，满脸阴鸷地瞪着我：「钟夫人，钟小小姐是摔断了腿，但我妹妹也被她划破了脸。她是小孩子，没有教养好，你这个

做母亲的难道没有责任吗？现下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我妹妹冷脸，你又有什么资格责骂我秦家人？」

我只看着秦淮：「秦姑娘，你和钟翹说了什么？」

阿斛当时就在附近，他比那些秦家亲卫看得更清楚，在翹翹冲她扔石头之前，秦淮笑着跟她说了什么，翹翹听了浑身发起抖来，这才冲她扔了石头。

阿斛挂在我腿上，满脸通红瞪着秦淮：「你跟翹翹说了什么？！」

秦淮脸上的血痂破开，血流了她满脸。她捂着脸哭起来：「我只是想让她把兔子让给我而已啊！我是不该同她争抢，但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她自己没站稳摔下去的！表嫂嫂……」

我打断她：「你别叫我表嫂嫂！」我红着眼眶死死看着她，「我听了恶心！」

我的翹翹，爱闹爱捉弄人，但她从来只和亲近的人玩，从来也只是小打小闹，又怎会往人头上扔石子？

「翹翹是如何我心里明白得很！她根本不会无缘无故地打人。」

秦淮道：「那我又会无缘无故地说谎吗？说到底，她是你的女儿，你自然相信她！」

「难道我要相信你吗？！你也说了，她是我的女儿，我不相信我的女儿，难不成我要相信你一个外人？」

「陈釉！」

祖母站在不远处冲我喝了一声。她的身后跟着钟家的长辈，俱是一脸凝重。

她年纪大了，脸上威严不减，走到我面前抬起手就对我扇下一巴掌。阿斛惊叫一声，推开祖母。

祖母满脸惊愕地看着冲着她咬牙切齿的阿斛，气得浑身发抖：「反了反了！这钟家的天是彻彻底底要反了！」

她先是向秦淮道了歉，转过身来喝道：「我早说过了，钟翘你管不好，那就我来管，你不听，现如今，好好的钟家女，整日出去疯玩，嘻嘻哈哈，没有正行。现在好了，还学会恶意伤人了！你身为她的母亲，不仅没有半分悔意，反而倒打一耙，将责任推到秦淮身上。阿斛也被你教坏了，小小年纪，不知孝道，不识礼数，现在竟敢推他的曾祖母？简直无法无天！」

围的人越来越多。我将阿斛抱在怀里，手脚冰凉，心反倒定了下来。

我看了祖母一眼，她怒不可遏：「你这是什么眼神？！」

钟黎站在我身边止不住地发颤，她似乎实在受不了了，猛地站出来：

「祖母，你的心能不能再偏一点？！在指责嫂嫂之前能不能先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翘翘才是钟家人！她秦淮算什么？」

「好好好！你们都明是非，辨黑白。就我一个一脚踏进棺材的老太婆头眼昏花！」她转过脸来看我，「明仪公主真是好本事啊！十几年的教养抵不过你三年的相处。我这个孙女，」她手指着钟黎，「从前再是听话不过，不过三年光景，就敢忤逆她的祖母了。」

我环视一周。秦家人同钟家年长的长辈神色或强硬，或愤然，或冷漠。钟黎浑身簌簌地抖，只几个钟家年轻的小辈站在我身后。

血液冲过四肢百骸，却不能为我带来任何暖意。我冷眼看着祖母：「所以，真相并不重要，是吗？秦淮究竟做了什么，我的翘翘受了怎样的伤，钟家与秦家都打算默不作声，是吗？我实在想不明白，钟相一生光明磊落，究竟是如何教养出这样的钟家人的？」

祖母抬手欲扇我，我紧紧抓住她的手腕：「祖母当年护我，我很是感激。但现在我明白了，那时候我怀着钟家的骨肉，所以祖母才愿乞怜我。而现如今，我站在钟秦两家联盟的对立面，祖母又打算如何处置我？」

「我们钟家庙小，供不起明仪公主这尊大佛！」

「好。这样一个腌臢地，我待久了，也嫌恶心。」我点头，牵着阿斛抬步往营帐走去。

钟秦两家的怒气一下被激了起来，纷纷扬扬将我包围。

祖母扣住阿斛的手腕，「阿斛你不能带走！他是我钟家的曾孙！」

阿斛挣着想要摆脱她的桎梏，她却越箍越紧。阿斛疼得号哭起来，我用尽力将祖母的手掰开，拍了拍阿斛的背安抚他。

「阿斛是你钟家曾孙，却也是我陈釉的儿子。」

「来人，将她拿下！」

祖母一声令下，即有士兵抱过阿斛，两人按住我的肩膀，朝我膝盖一踢。我身体一晃，膝盖狠狠撞向雪地。

阿斛惊叫着挣扎起来，像个小狼崽子一样狠命咬住制住他的那只手。

我看得心惊，忙叫道：「阿斛，松开。」

祖母走到我跟前来：「我是动不了你，此事等疏儿回来再定夺。但你作为钟家长孙媳，目无尊长，出言不逊，前朝教不了你礼法规矩，我来教！」

我被按在雪地里跪了不知道有多久，膝盖那块的雪融了又结，结了又化。一直到后来我身上盖了厚厚的积雪，浑身都在滴水。

那天我是怎么晕过去的我也没有半点记忆了，只觉得浑身像火烧一样，身体里的血在咕噜咕噜沸腾。

那天的雪下得很大，自我有记忆来，还从来没碰上那么大的雪。我记得我从前很爱堆雪人、打雪仗。但宫里头的宫女都不敢跟我放开了玩，是以大多数时候我是很寂寞的。这么一想，我突然拾起了被丢掉的我五六岁之前的记忆。

那时候有一个男孩子总是跑到宫里头，他比我大，比我还皮。宫里头谁都不敢惹我，就他老爱把毛毛虫放在我眼皮上。我怕得要死，却强忍着不叫出来。因为叫出来就代表我怕了，我怕他说我胆小，就不愿意和我玩了。

我们打雪仗的时候他把雪放到我颈窝里头，看我冷得一个激灵就大笑着跑开。我气得团了一个比我手掌大两倍的雪球冲他扔过去，但我太高估自己，我只砸了自己满头满脸，他又笑着跑回来，把我拉起来，认命地帮我理净身上的雪渍。

他最后来的那日，我本以为只是稀疏平常的一日，他在走之前却同我说，他不会再来了。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他要跟着祖父回去了。

我不懂，但我告诉他，你有空的时候，来看看我吧。我一个人在宫里头，好无聊。

我忘记他是怎么回我的了。

只记得那日春寒料峭，红墙顶上斜斜探了一枝青葱柳枝，黛瓦上几只麻雀唧唧喳喳地叫。他穿着身大红色衣裳，被一个有些佝偻但仍是硬朗的人牵着走出宫门。那人走之前摸了摸我的头顶，叹息了一声，同我说，小殿下长这么大了，往后要好好的啊。

他们走了，麻雀还一直啾啾叫。

我一点不觉得烦人，踩着自己的影子一路数着回宫殿。

我记得，那日我走过的宫道上，停了十三只麻雀。

我醒来时候天旋地转，我摸到手边一只手臂：「谁在转啊？」

钟疏出现在我视线里头。他眼窝深陷，眼底下一片青黑。我被他扶起来，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水。

「翘翘好了吗？」

钟疏的手一顿：「还没呢，不过好多了。」

我喝完了水，闭着眼睛躺回去。

一只手探过来，试了试我的额头。

「我好多了。」

那只手还停在我的额上不肯离开，渐渐发起颤来。我睁开眼睛，看见钟疏红着眼眶，眼中水光闪现：「遂遂，你别这样，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你这样，我很害怕。」

「怕什么？」

「怕你一声不吭就走了。」他像个小孩子一样，紧紧攥着我的手。

「我走去哪？阿斛和翘翘都在这，我还能走去哪？」

他嘴唇翕动，想说什么，但终究没说。

我在雪地里跪了太久，身子落了病根。钟疏一直寸步不离照顾着我，也只有在我睡着的时候才会出门处理事务。

我第二日是被翘翘亲醒的。她像只小狗一样在我身上拱来拱去，我捏捏她的小鼻子，笑她怎么跟爹爹一样。

翘翘恢复得好，不能跑也不能跳看起来对她没有什么影响。我亲了亲她的眼皮子，好像她还是当年我襁褓里头的小娃娃。她笑嘻嘻地躲开，直嚷着痒。

我沉默地捋了捋她的刘海。然后告诉她，委屈便不必忍着。

翘翘怔怔地看着我，开始只是掉眼泪，后来便号啕大哭。她向来坚强，和别人打架打输了都不会掉一滴眼泪。

翘翘一直不喜欢秦淮，是以见了她也没什么好脸色，只是去将那只兔子抱起来就走，但后来那个人拦在她面前，笑得亲和。

她抽抽噎噎问我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过来责骂她，分明是那个人骂了不好的话。

「她骂了娘亲，骂了哥哥，还说我是没有教养的小孩。她还说等爹爹登基，就会有好多好多的女人进我们的房子。我就会被扔到冷宫里，就像娘亲当年那样。是真的吗？娘亲为什么会被扔进冷宫？冷宫很冷吗.....那翘翘抱抱娘亲.....」

翘翘一抽一抽地睡了过去，她哭累了，小身板却还止不住地抽。

后来钟黎告诉我，钟疏回来那天知道了一切，什么也没说，提着剑直去了秦家营帐。十几个士兵都没拦住他，他最后挑断了秦淮的手筋。但事情还没完，他又去了钟家营帐，自去领了七十军棍。

钟疏回来的时候我叫他来床边脱衣裳。

他起先还不愿意，后来见我爬起来要来扒就干脆利落脱干净了。

他的背上伤痕累累，一片青紫，有些血痂甚至粘着衣服被一道撕下来了。

我握住他的手：「疼吗？」

他看着我。半晌，把脸埋进我的手心里，蹲在床榻边点点头，闷声闷气道：「疼，疼死了。」

我的手心渐渐湿了，滚烫的液体从指缝间往下掉。

我挪过去拿下巴蹭了蹭他的发顶。

我知道，我吓着他了。

五、

这一仗打得十分艰难，但钟家铁骑还是到了长安城下。

这最后一战，打了足足半月。

我数次望着深夜仍灯火通明的主帐，一直到天快亮了才安静下去。钟疏怕他身上的血腥味熏到我，有时就睡在主帐那边。

后来我实在无事做，便写了信一封一封往他帐篷那边送。我有次让阿斛去送信，恰好撞上营帐里众将领正在商讨军情。

阿斛被钟疏抱着坐在主位上，钟疏在桌子底下偷偷展纸，他碰了碰阿斛的小手，用气音道：「念给阿爹听。」

阿斛十分苦恼地看了看，「春日……什么，杏花吹两头。田间小路上……什么少年，如此风流？若能将身什么与，什么死到白头。纵被无情弃，也不……？」

他用小胖指头指了指那个「羞」字，「阿爹，这个字我认得但我忘了，怎读来着？」

钟疏瞄了一眼：「读作羞。再念再念。」

阿斛回来时同我抱怨，阿爹说他不好好识字，从今日起每天要写二十个大字。阿斛气得发誓往后再也不帮我送信了。

帐内一众人都被他逗乐了。

长安城破那日，我站在营帐前的那块高地上。翘翘被我抱在怀里，她好奇地望着那高耸的城楼，问我那是什么。

我说，那是我们以后的家。

长安城下将士高歌，铁骑浩浩荡荡踏入长安城。青穹上朝云漠漠，薄云衔雨。

那日长安城下了一场大雨，我自宫门入，望见大雨冲桥，血水滚滚汇入地面。钟疏站在桥面上看我，他眼尾微红，眼底下一片血丝。

青穗扶我上桥，一直到钟疏扶住我，她才轻声退下。

「遂遂。」

我伸手抱住他。他战甲未卸，身上一股腥臭味。我捧住他的脸，轻轻贴上去。

我道：「都结束了。」

登基大典后，钟疏更是忙得焦头烂额。他因封后之事同大臣吵了好几日。

钟疏欲立我为后，然朝臣上书言陈氏无德，未能担得起后位。宜广开六宫，选纳宫妃，择有德之女。

这一场僵持旷日持久，最终钟疏在御书房烧了折子，大发雷霆，直言不然让他们来坐这把龙椅。

朝臣哗啦啦跪了一地。

而就在封后大典三日后，太皇太后越过皇帝皇后，径直将秦家嫡女秦淮接到她的长栖宫，封作令妃。

太皇太后对前去理论的皇帝说，令妃不过一个名分，往后她会在长栖宫中侍奉她。

况且当年皇帝心狠，废了秦淮一双手，早断了她的姻缘。如今她入宫，也算是钟家的补偿。莫非皇帝要让秦家功臣失望？

当年皇帝不愿娶秦淮作平妻，今朝为天下之主，连一个名分也给不起？

钟疏最终还是没拗过祖母。

祖母对我积怨已久，我也不愿低声下气去讨好她。今日她要一个侍奉她的令妃，我也没有半点道理去驳斥她。

钟疏来我殿里时很是不安。祖母对他恩意深重，而他又不忍让我难过。他尽力想护好两边，却往往不能得偿所愿。

我往他碗里送了筷木耳，告诉他：「我只要阿斛和翘翘无事。」

他道：「这是自然。我会护好他们。」

回忆到这里便像断了线，再往下去，便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我昏昏沉沉睡了很久，睁开眼睛看见钟疏趴在桌子上，脑袋搁在一只胳膊上。他睡得不好，睡梦之中还紧紧蹙着眉。

殿外有人轻手轻脚走进来，轻声唤钟疏：「陛下，早朝时辰到了。」

钟疏站起来，却趑趄了一下，椅子「刺啦」一声划开。他就着这个姿势睡了一夜，腿早就麻了。

我又听到他的大太监同他说：「陛下放心，娘娘未醒。」

青穗在钟疏走后不久进来为我掩被，她背着身要退出去时，我同她说：「今日在那边放一个矮榻吧。」

过了一会儿，我才听见青穗低声应了句是。

她走过来问我：「娘娘昨夜睡得可好？」

我点点头：「好多了，一夜无梦。」

「一夜无梦，便好。」

早朝过后，阿斛来我殿里。他跑得满头大汗，倒与他在外头的储君模样大不相同。

我拉过他为他擦汗：「跑这么急做什么？」

他今年才八岁，但早早就接触朝政了。在外头他是小大人，在我这却还是个羞涩懵懂的孩童。

他沉默地任我用帕子为他擦汗，半晌开口道：「母后今日可好些了？」

「好多了。昨夜睡得好，今日精神便好多了。」

他知道我说的睡得好是何意。

他在我这用了顿饭，临走之前同我说：「今日早朝父皇有些精神不济，太医说他染了风寒。」

我知道的。今早他要走前，我听他咳嗽了一声，紧接着忙捂住嘴跑出殿外，外头风凉，他又咳了好几声。

阿斛走了之后，我让青穗在那矮榻上加了床棉被。

我被幽禁在椒房殿中，唯一的乐趣就是逗一逗钟黎的那只猫。钟黎今年十六了，搬进了宫外的公主府，就把她的猫留给了我。

这猫懒，年纪大了就不耐烦躲我了。它肥了许多，但捉起老鼠来还是很迅猛。或许是想讨好我，每次捉完老鼠，都会把它咬死，放在我的床榻

前。有一次，三日里，它送了九只老鼠，把青穗吓得够呛，连说这椒房殿中怎会有这么多的老鼠。

这猫没活多久，在一个冬夜里头突然没了踪影。

我坐在床上等她们寻来猫，过了一会儿青穗过来告诉我，那猫原来是被钟黎的人抱走了。

我点点头，没说什么，在她的侍奉下睡了。

其实我和她都明白，这谎言有够拙劣。钟黎从不会做这等莽撞之事。

我病了太久，有时候很清醒，有时候又很愿意旁人来骗骗我。

我听着钟疏的脚步声进来了。他替我掩好落下的被子，自去一旁的软榻。

椒房殿内其实并不冷，只是我的身子在那场雪夜中落了病根。旁人觉得恰到好处，我却冷到了骨髓里头，盖多少床被子都于事无补。

久而久之，我便默认了这椒房殿内的温度已然恰到好处了。

今夜那只猫走了，钟疏也发现了。他在殿里头走了一圈，又把我床榻下那猫留下的最后一只死老鼠拖了出来。

我说不难过，其实是假的。那猫虽不讨人喜欢，却是我为数不多的慰藉。它走了，我便觉得翘翘留给我的东西又少了一件。

翘翘从前，也爱逗那只猫。但那猫只对钟疏感兴趣，翘翘气得连钟疏也怨上了。后来钟疏要送她一只新的，被她很傲娇地拒绝了。

我当了中宫不到半年，前朝大臣又纷纷上奏，直言后宫妃位空缺，皇帝子嗣单薄，应大选宫妃，为皇家开枝散叶。钟疏起先态度很是强硬，后来实在被他们弄得没办法了，直接在朝堂上说，他此前在战场上伤了根本，无法延嗣。此后，他只有一儿一女。

满朝哗然。

朝臣自然多数不信，但皇帝都亲口这么说了，岂有驳回的道理？皇帝不顾及面子，大臣却还要照顾他的面子。这一下，让他们吃了个哑巴亏。

晚上钟疏回来和我邀功，一副干了大事的模样。我摸了摸他的头，他的大太监急匆匆跑过来，说太皇太后请皇帝到长栖宫。

我已经习惯了。祖母这半年里，一直往她宫里送年轻貌美的世家女子，明面上说是侍奉，暗地里谁都看得明白，这是变着法为皇帝塞人。

她总是以各种理由把钟疏叫去长栖宫。钟疏每次去了那里，就是埋头吃饭。回来以后常常和我抱怨，长栖宫脂粉味重，饭菜也都太清淡。

是以每次他被叫去，我都会嘱咐小厨房再炒一些辣菜，等他回来吃。

我还在殿里头等，翘翘的奶娘突然跑进来，慌慌张张同我说，翘翘不见了。

她伤好了之后和以前一样爱疯跑，爬墙爬树掏鸟窝，常常玩得不知时辰。

但这次，整整一天一夜，她都未曾再出现。

宫里头的人都出动了，后宫灯火通明。

青穗搀着我，一遍一遍安抚我：兴许只是不小心睡过去了，会找到的。一定会的。

我手掌颤得握不住佛珠。

我在榻上又是枯坐了一夜，钟疏疯了一样将整个后宫翻过来找了一圈。

黎明时候，我隐隐听见啜泣声，抬头望去，是立在柱旁的一个宫女。她是跟着翘翘的奶娘过来的。

见我看过来，她颤抖着趴伏在地上：「娘娘……」

我心中一紧，厉声道：「哭什么？！」

「小公主……在冷宫的那口枯井里……」她抬头望我，眼底似是歉意，以及解脱。

解脱？

我的指甲紧紧嵌入手掌心中。

青穗扶着我站起来，御林军统领疾步走了进来。

「娘娘，御林军在冷宫中发现小公主。」

「那人呢？带回来啊！把她带回来！」

「皇上传唤末将来接娘娘。」他低着头，不与我对视。

我在冷宫生活了十年，冷宫门前从来冷清，还从未如此热闹过。

钟疏失魂落魄地坐在冷宫门前的石槛上，一见我几乎是踉跄着过来扶住我。

「翘翘呢.....翘翘呢？皇帝你告诉我，翘翘呢？！」

「皇后！」祖母在一旁喝我，我只充耳未闻，紧紧盯着钟疏。

「.....在里面。」

我甫一入冷宫，便有一股腐朽的味道。钟疏扶着我走了一个转角，我便看见一角白布。

「那是谁？」

「.....翘翘。是翘翘.....」钟疏已然哽咽。

阿斛扑过来抱住我的腰身，号啕大哭。

我按住他的头。

「揭开。」我听见自己冷静至极的声音。

「遂遂.....」

「我说揭开！」

庭院里退得几乎没有人了，我的眼中只剩那一张白布，以及那白布下小小的起伏。

钟疏走过去，轻轻地揭开白布。

一截破碎的衣片，一身碎肉。小小的身体被划得支离破碎，一截手骨直接成了齑粉。而昨日里还粉嫩剔透的皮肤如今掺着凝固的血，混着青泥洼土，不成人样。

我抬头去看她的脸，她的眼睛上缠着一圈白布，白布染血，似乎能望到底下一双空洞洞的眼眶。

那一瞬间，我的眼泪极快地掉了下来。我捂住阿斛的眼睛，弯下身干呕起来。

然而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几口酸水。

钟疏似乎扑过来抓住了我的肩膀，然而我什么都听不到，耳间轰鸣，脑海中仿佛一根弦撕裂着崩断了。

眼前一片白光闪现时，我仿佛看到了我爱美爱俏的小女儿在朝我张开双臂，尖叫着朝我跑过来。然而我却扑了个空。

我怎么会没有接住她呢？

我为什么没有接住她啊？

我的翘翘，十分臭美，每次起床前都要缠着我给她扎辫子，每次都要在衣柜里东挑西拣，一定要穿最好看的裙子。有一次钟疏给她扎了一个松松垮垮的小辫，她尖叫着追着钟疏打。又缠了他整整一个上午，一定要他扎出一个最好看的。

我的小女儿，从来体体面面，也从未害过人，老天怎会如此眼瞎，教她落得如此一个面目全非的下场？

我醒过来时，天色已经暗了下去。

我一动，钟疏便醒了，倒了一杯水喂到我嘴边。

我掀开他的手，嘶哑着问他：「翘翘呢？」

他眼眶红透了，颤着手从怀里取出一只小盒，交到我手上。

「在这里了。」

我不敢打开，只是紧紧攥着。

「怎么会呢？怎么会呢？翘翘才出生的时候，我记得是四斤五两。瘦瘦小小，怎么养了这么久，到头来反倒只剩了这几两骨血呢？！」

我看着钟疏，声音轻飘飘的。

钟疏低着头落泪，复而抬头捉住我的肩膀，颤着声同我说：「遂遂，遂遂，别这样，别这样。」

我的喉间似被紧紧扼住，喘不过气来。我瞪着眼睛愣了一会儿，胃里翻江倒海，猛地吐出一口酸水，那酸水里还掺杂着血丝。

钟疏不顾他鞋面上的脏污，为我顺背。我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推开他。

「你不是说会护好阿斛和翘翘吗？啊？皇帝！你就是这样护你的女儿？！我的翘翘做错了什么？她做错了什么！」

「皇帝！我的翘翘呢？！你把她还给我啊！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什么都不争好不好？我只要我的一双儿女好好的，行不行啊？」

钟疏将我紧紧搂在怀里，箍得我透不过气。他将脸贴着我，哽咽着说：

「是我无能。遂遂，是我无能。你打我，骂我！」他捉住我的手想去打

他自己的脸，然而我的手软绵绵的。他看着我的眼睛，蓦然慌了，紧紧捧着我的脸，「遂遂，别这样看着我。遂遂！遂遂！你还有我！还有阿斛啊！别这样好不好！」

我的眼底漆黑一片，钟疏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他轻轻将脸贴上来，生怕弄碎了一个瓷娃娃一般，小心翼翼道：「遂遂，遂遂，你哭一哭，你哭一哭。」

然而我的眼底一片干涩，只是脑海中轰鸣不止，就如同一个溺水的人一样紧紧抓住钟疏这根稻草。然而于事无补，我陷入一片沼泽似的无际黑暗中，痛苦如同泥淖一般将我掩埋，敷住我的口鼻，就在我喘不过气的时候，后颈突然剧痛，紧接着我眼前一黑，昏睡了过去。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长到我以为我的一生就要结束在这梦里了。

梦的最后我又梦见母妃坐在我的床榻边，嘴角的笑好似温柔浮动的水流。我浑身累极了，半眯着眼睛看见她走出去，又牵着一个小女孩回来。

我看不清那女孩的面容，只闻到她身上有一股熟悉的奶香味。她短胳膊短腿的，笨拙地爬上我的榻，钻进我的被子里，四肢紧紧缠着我。

我的心软成一摊泥，抚摸着她软软的发。

我突然觉得很累，浑身都动不了的累。我拉了拉母妃的手：「母妃，我好累啊。」

母妃弯过身，从我怀里抱起小女孩，亲了亲我的脸，「那就睡吧，睡一会儿。」

「好。」我的眼皮子耷拉下来，「我就睡一会儿。母妃，你要记得叫我。」

我意识迷糊之时，看见一团影影绰绰的光影，背着我走出去。

我内心突然一阵恐慌，罩得我喘不过气。

于是我勉力爬起来，追出去。

屋外停了辆青布马车，母妃扶着女孩上了马车。

我提起裙摆追过去，额上的汗珠细细密密冒出来，凝成一大颗悬在我的睫毛，欲落不落。

马车就在不远处，仿佛触手可及，我心里悬着的大石终于落地。

幸好。幸好。

我甩了甩头，却恰好把汗珠甩进眼珠里。

眼睛顿时一阵火辣辣地疼，就好像一滴辣油滴了进去，血丝犹如蜘蛛网般迅速弥漫开来。

我透过迷蒙的视线，看见那顶马车远在千里之外。

顾不得迅速红肿的眼睛，我像疯了一样追着马车跑。

「母妃！翘翘！停下！停下！」

快停下来啊！

我还没上车呢！

她们去哪？到底去哪？！

巨大的恐慌笼罩着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蓦地，身边的气流波动似乎停滞了一瞬，紧接着马车在我眼前发出一声轰鸣，毫无征兆地炸开了！

碎片混着赤色炸开，将天晕出一片诡异的光。黑沉沉的天逼近拉下，紫电劈开腐朽沉闷，冲着我的头顶直面而下。

「怎么会呢……」我嘶哑着嗓子。

痛苦犹如附骨之疽，顺着我的脊骨一寸一寸爬上来一直到我细嫩的颈上，张开血盆大口，张牙舞爪拍手狂笑。

嗤笑着我的无能为力，不自量力。

这梦又倒着做了一遍。最后的最后，我看见了自己。一个戴着精致的小金铃，穿着火红裙裾，满眼笑意，不知愁滋味的少女。

我睁眼，望见钟疏的头顶。不过几天的光景，他已然生出了几根白发。

我的指尖颤了颤，轻轻搭上他的脸：「皇帝，天亮了吗？」

钟疏将我的手送到嘴边轻轻吻了吻，嘶着声告诉我：「遂遂，天亮了。」

六、

那个跟着奶娘来的宫女被捉来御前。她很是抗拒，咬紧牙关，只说是她杀死了小公主。

她说小公主娇蛮，一个不顺气就打杀宫人。她被折磨过好几次，心中积怨，昏了头就做出这样的事。

她的话自然没人信。然而三日后，她在牢中留下绝笔自尽。青穗告诉我，那个宫女是被翘翘从辛者库要来的。她会扎风筝，会编草兔子，还会养蚰蚰，翘翘很喜欢她。她还说，这个宫女在宫外头有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和一个弟弟。就在昨日，被上门讨债的债主打死在家里了。

我沉默不语。这样的腌臢事，从前我在宫里头看多了。深宫里头，每一块砖下面埋的都是含冤者未散的骨肉。

那天晚上，钟疏抱着阿斛来椒房殿，一直沉默不语，就坐在桌旁。

我知道他已经查出些什么了，也明白他在顾虑些什么。

秦淮当年被废了双手，成为全长安的笑柄。她本就是个睚眦必较的人，此事怎可能轻轻松松揭过？

然而秦家势大，却大不过皇家。往常她不敢动手，是忌惮皇家。而今朝不仅做了，还下得如此毒手，不可能只是仗着秦家的势。

一直到夜深了，钟疏抱着熟睡的阿斛入了侧殿，他出来时有些不安。

我异常平静地请求他：「明日能否撤去长栖宫的护卫？」

他没有说话，沉默了很久，将腰牌搁在桌上，便走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殿外那条尽头一片晦涩的宫道空荡荡的，半分人气也没有。

这就是深宫，这就是皇家。

我不怪他。翘翘没了，他不比我好受。他只是将一个父亲的痛苦全部咀嚼下咽，转过头来尽一个丈夫的责任来宽慰我。

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只是我陈釉的丈夫，阿斛和翘翘的父亲。在此之前他是钟家长孙，是祖母最疼爱的孩子，而如今他又是帝王，是天下之主，会顾虑重重，也会束缚重重。

但我不一样。

我可以只是翘翘和阿斛的娘亲。

一个可以提刀的娘亲。

天还未破晓，我便出了殿门。

宫里头静得像是死了一般，我能清晰地听见一滴水坠到了地面，溅出极小的水花。

长栖宫殿门守着的护卫被我遣散，宫女太监也被我带来的禁军打昏带走。

秦淮就住在偏殿。我将她手脚捆住，塞了嘴巴，拖进祖母的房间里。

祖母年纪大了，眠浅，门开的声音一下将她吵醒。

「出去。」

我倒了一杯水，将我怀中的药包取出。

「狗奴才，哀家说出去！」她坐起来，「怎么是你？你是如何进来的？」

我当着她的面将药粉倒进去，摇匀了，递到她跟前。

「你想给哀家喝什么？你这是谋逆！」

她不喝，我便硬灌进去。

「来人！快来人救驾！」

我将昏睡过去的秦淮绑在桌上，又提着茶壶浇头盖脸泼了过去。

她醒来时并不害怕，反倒是看着我笑得东倒西歪，眼中尽是癫狂至极的笑意。

「很高兴？」我抽出一把利刃，拿帕子擦拭刀身。

她笑出了眼泪：「陈釉，你不敢的。」

「我有什么不敢？」

「你知道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吗？不提秦家，今日你敢伤我，来日我百倍奉还。哦对，你还有个儿子。」

「秦淮！」祖母浑身乏力靠在坐垫上，厉喝一声。

「哈哈哈哈，祖母心善，不忍动曾孙，好好好，我便不动。」

她笑吟吟看我：「你以为你动得了我？你敢动我，明日你身上的凤袍凤冠可就得卸下了。到时候等着你的，就是冷宫了。」

「你别不信。当年表哥不肯娶我，让步将一部分权力抵给我们秦家，才有当时的钟秦联盟。你以为，他这个皇帝当得是真的顺风顺水？」

「我碍于钟秦两家的情面不发作，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不过这次不一样了，哈哈，是你的好祖母默许的。她还在其中顺水推舟了一把。哈哈，皇家啊，谁在其中搅了浑水，谁又知道呢。」

我看向祖母，十分漠然：「翘翘到底哪里得罪了太皇太后？」

「得罪我？她自然没有得罪我。得罪我的是你，明仪公主！流着你的血脉，流着前朝陈帝的血脉，便是她的原罪。」她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然而这时候眼底骤然迸发出恶狠狠的光芒，「我的丈夫一生为陈朝奔走，陈帝昏庸无道，识人不清，放任奸佞毁我钟家，致我钟家潦倒归乡。」她笑了起来，「这也便算了。你可知晓我钟家当年为何要反？」

「你父皇，置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当年南方降了天灾，数十城出现瘟疫，民不聊生。我的小儿子，年仅十二，被官府的人捉去，被抽尽了浑身的血去给那个染了瘟疫的太守治病！」

「你身上流着前朝的血，将病灾带到我钟家。疏儿、黎儿从前对我这个祖母敬重有加，可自从你来了钟家，黎儿顶撞我，疏儿不听我的劝。现如今，连伤了根基这样的谎话都编得出来！明仪公主真是好本事啊，给我疏儿究竟灌了什么迷魂汤！我不动钟翘，不让他明白子嗣单薄对皇家意味着什么，我钟家早晚会毁在他的手里！」

「子嗣？我的翘翘和阿斛只是子嗣？他们是我的命！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你手里的提线木偶！」

「你儿子的命是命！那翘翘难道不是你的曾孙女吗？你又为何要让她去得如此不堪？」

「哈哈哈哈，为什么？来来来，你该来问我，都是我做的。」秦淮在我身后笑了出来，眼底是偏执的癫狂，「你看看我的手。看啊！若不是

她，表哥怎会下此狠手。他应该明白，挑断手筋对一个习武之人是怎样的灭顶之灾！可他还是这样做了。」

「我自小生在西北，过惯了艰苦的日子。我本以为，秦家进了长安城，我就能享受荣华富贵。可我得到的是什么？满长安的耻笑！表哥当年亲自断了我的后路！那我为何要给他女儿留活路呢？」

她激动得手在抖，「我本来也不想这么狠的。是你的小公主，她和你这个贱人简直一模一样！你们凭什么看不起我？！你不过一个亡国奴，整日里摆着臭架子，你看不起谁！」

她本就是西北荒漠出来的，在她十几年的少女时期，身旁都是皮糙肉厚的兵痞，从长安来的表哥就好比谪仙，爹爹告诉她，他将是她未来的丈夫时，她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可后来表哥是怎么对她的。手废了便废了，长安贵女私底下对她的编派和冷嘲热讽，才是彻彻底底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兴奋起来，「你知道她死前是如何求我的吗？她让我放过她，说她害怕，要找哥哥、阿娘，还有爹爹。我第一刀割下去的时候，她浑身颤得不成样子，满地打滚，两三个人都没能按住她。这怎么够呢？我在她身上整整划了三十刀，这三十刀才勉强解了我心头之恨。」

她已然癫狂，神志不清，又哭又笑。

我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一把将刀插进她的腹部。我平静地看着她的眼睛：「畜牲。」

她惊叫起来，慌乱看着我：「你敢？！」

我又是一刀划开她的手臂，「你这不是看到了吗？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往她嘴里塞了几颗麻胡桃，「我本想将你凌迟，可惜我手艺不好。这样，你割了翘翘三十刀，我只要你还二十刀。」

「再是，」我回头望了祖母一眼，她眼中尽是惊惧，「你便再替她挨上十五刀吧。」

秦淮死在第三十刀，然而我未停手，面色不改一直到割完。

祖母昏了过去，浑身都是冷汗。

满屋子的血腥味，赤红的血汇成一股，往外流去。

我去偏殿换了身干净衣裳，孤身回到了椒房殿。青穗看到我，担忧地迎上来。她一定闻到我满身的血腥味了，我的手指抬了抬，「我好累啊青穗，我太累了。」

她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将我扶上榻，为我掩了掩被子。我闭上眼睛之前抓住她的手，「翘翘会怕我吗？」

她顺了顺我耳边的鬓发，「不会的。娘娘睡一觉吧。睡一觉就好了。」

这一觉睡得极安稳，我什么也没梦到。

我一睁眼，看到钟疏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又瘦了，憔悴得不成样子。

我转过脸不去看他，盯着帐顶：「打算如何处置我？」

他沉默了很久，半晌才开口：「秦家摆出两个选择。」

「一是让秦家嫡次女进宫，扶养阿斛。」

「不可能！」我深吸了一口气，「第二个，直接说第二个。」

钟疏道：「第二，废中宫，选秀女。」

殿内悄无声息，一直到窗外一声鸟啼我才惊醒。我道：「第二个，我选第二个。我不可能将阿斛交到秦家人手里。」

「那你怎么办？」

我扯出笑意，那笑容很是僵硬，「什么怎么办？中宫之位，废了就废了。」

钟疏这次又是沉默了很久，他抓住我的手：「那我呢？遂遂，那我怎么办啊？」

他好像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异乡人，茫茫然抓着我。

我想反握住他，然而还未动就猛地惊醒。我的翘翘，死在这座深不见底的皇宫。她的父亲是帝王，无论如何，他终究是帝王。

一切都已面目全非。

当初那条裂缝出现的时候，我们心照不宣地将它揭过。少年夫妻不易，更何况是皇家的夫妻。那时候我还没明白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不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纠葛，钟家、前朝、天下，一切都在将我们越拉越远。

如今，每一次我看他，都好像在看一个深渊。

一个会吃人的深渊。

后宫大选，长安城的贵女一个个搬入各殿，冰冷的后宫开始有了人味。

前朝后宫都在押皇帝会先召哪个宫的嫔妃侍寝。却没想到，半月过去了，皇帝一直宿在自己的寝宫。每日上完朝，就是批奏章，一直批到凌

晨才歇下。

我知道这是钟疏无声的反抗。他这个皇帝当得越是勤勉，前朝就越难有非议之声。

他有时批完了奏章就会偷偷潜来我殿中，我有时睡了，有时还醒着。后来只有等他来了我才能渐渐入睡，他没来我就整夜整夜地失眠。

但我不敢告诉他。事实上，我们已经半月未曾好好地坐在一起了。他瘦了许多，我知道他承受着极大的压力。秦家在朝中势大，几欲一手遮天。若非钟疏在前运作，我又怎会好端端待在椒房殿？

他每次来，我都知道。但我只装作睡熟了。有一次他在窗边坐了很久，忍不住过来蹲下握住我的手，哑声道：「遂遂，我想喝你做的番茄汤了。」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出来。

我的厨艺很差，每次烧出来的番茄汤都很酸，但钟疏总能一滴不剩地喝完，面不改色地夸赞。头一回，我还以为我是做菜的料，半信半疑端起来喝了一口，还没细品就一口喷了出来。

实在是酸，酸里头还夹杂着一股怪味道。

后来只要钟疏惹我不高兴，我就做番茄汤。但他次次甘之如饴。

阿斛生辰是在椒房殿里过的。

他熬到亥时，终于忍不住在我怀里哈欠连连。我问他，将来他想不想像他阿爹那样，当一个皇帝。

他抿着嘴想了很久，点头。

他说：「阿娘，我想所有人好好的。」

我吸了吸鼻子，将脸贴在他的头顶，轻轻拍他的背，哄他睡觉：「睡吧。阿娘只要阿斛安乐，不管阿斛做什么，阿娘都不会阻拦你。」

钟疏靠在门外，只露出一片衣角。

那日之后，我就病了。开始只是小风寒，没太放在心上，入冬后就病得很严重了。

钟疏偷偷找了宫外的名医，然而丝毫不起作用。我的病一日比一日重。其实早前宫里的太医为我诊脉时就说过，当初我在雪地里落了病根，心中郁气又重，身体才会被一步一步拖垮。

后来多数时间我都是昏昏沉沉，不省人事的。有时候闭上眼睛还是午时，醒来却是隔日的早晨了。

但我睡也睡得不好。我老是梦见翘翘，梦见母妃，梦见我未死的父皇。往往一开始是其乐融融，一到后来，他们便死的死走的走。

醒来是刺骨的寒，闭上眼睛又是苦得发涩的梦魇。三年下来，我每一日都活在往事与痛苦之中。

阿斛九岁那年，我病得起不来身。

钟疏开始不避讳，日日到我宫殿里。来了也不做什么，只是念书给我听。多是些才子佳人历经磨难，方得圆满的俗套故事。这几年里，后宫各殿门前都落了灰，他一次也未踏进去。

远在行宫养病的太皇太后拖着病体，在他面前求他，也只换来他一句冷漠至极的「送太皇太后回行宫。」

他谋划了这么多年，才终于扳倒秦家。秦家抄家那天，他像个孩子一样跑到我面前，又哭又笑。

我牵过他的手，「皇帝，累了吧？」

我拍了拍身旁的榻，「睡吧。睡一会儿我再叫你。」

那应该也是钟疏这么多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他睡得很沉，连阿斛来都不知道。

我抱了抱阿斛，他又长个了，轮廓越来越分明，也越来越像当年的钟疏。只是他不爱笑，尤其这几年，越来越沉默。

我给他做了一碗蛋羹，好像当年他还小，牙还没长全一般，我将蛋羹碾得稀烂，一口一口喂给他。

他吃完了以后，看了我很久。

我从柜子里拿出那块曾经借给钟疏的长命锁，给他戴上。

我道：「恨阿娘这些年忽视了你吗？」

他摇头道：「没有，阿娘没有忽视我，阿娘待我很好很好。」

他已然明白什么，扑进我怀里闷声开始哭。

我看着他，一直到他哭累了，才拿出帕子给他擦眼泪，擤鼻涕。

「阿娘累了，撑不住了，阿娘想先去睡了。阿斛自己能应付得过来吗？」

他点头道：「阿斛可以。阿娘不必担心。」

而后阿斛听见一声低哑的喟叹，似乎从无尽的深渊爬上来，透着疲倦、不舍、怜惜，酸楚翻滚：「阿斛，莫怕。」

阿斛走了以后，我洗梳了一番。我在床上躺了太久，许久未曾打扮。

今日我精神很好，贴了花钿，勾了斜红，又染上口脂。头发我绾不起来，便去推醒钟疏。

他睡得有点蒙，看着我穿一身大红衣裳站在他面前，还有些不适应。

我将牛角梳硬塞在他手上，温声说道：「替我绾个髻吧。」

我看着铜镜倒映出的两个人影，一时有些恍惚。他和我容貌都未曾变化多少，只是眉眼间的生气都或多或少散了。

他手笨，老是扯着我头发，揪得我头皮发紧。我拍了拍他的手，「轻点。」

他又是手忙脚乱，好不容易绾出一个松松垮垮的髻，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我将螺子黛又递给他，「笨。」

「什么？」他动作一顿。

「笨笨笨。」

他眼中掠过一丝苦涩，然而很快就将它揭过。

「是啊。我笨死了，绾个发都不会，难怪你和翘翘都要恼我了。遂遂，你往后教教我好不好？以后我天天给你绾发。」

我笑得温婉，摇头道：「不好。」

他红了眼眶：「为何？你恼我了吗？」

我又是摇头：「从未。」

我握紧他的手腕，「先描眉吧。」

他动作十分生疏，画出的眉又粗又长。我便一遍又一遍地擦去。

我望着他认真凝肃的眉眼，「往后你也会给另一个女子这般描眉吗？」

他手颤了颤，「不会。从你之后，再无旁人。」

我将一直带在身边的那块残玉戴在他脖子上。那玉我一直贴身带着，还留有残温。最后，我将玉放入他的衣领里面，整了整他的领口。

「钟疏，我很自私。我不想让你忘了我，也不想旁人坐我这个位置。你的一生还很长，应该还会再遇上一个很好的女子。我生性好妒，不想看到你和旁的女子和和美美，往后你要真有了心上人，来我灵前，千万别提。」

他眼尾微红，提起嘴角，「提了会怎样？你会起来打我吗？」

「不会。」我轻轻地笑了，「钟疏，我只会自己生闷气。」

「我不舍得让你生气。」他掉了滴眼泪，「遂遂，不会再有旁人了。」

我笑，「你这人，说话十句有九句是真的，但这九句里又有七句是你做不到的。」

「这次是真的，遂遂。」他像个孩子一样。

「我知道，钟疏。」

我用目光一遍遍描绘他的眉目，岁月待他最是温柔，未曾在他面庞上留下什么痕迹，连他眼尾的细纹都沉敛得动人。他清瘦了些，却也更加挺拔。

「我从未后悔和你成亲，也从未怪过你。人之一生，何其为造化所弄，我说过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这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但有一处，我从未有憾。在我十八岁那年，我成了钟疏的新嫁娘。有时候我不明白，我有什么好的，脾气差，不讨人喜欢，怎么你就稀罕得紧，莫不是在骗我？」

「后来我想了想，我一无所有，有什么好被惦记的。你说你一少年郎，喜欢我这死气沉沉的人做什么？钟疏，你做的尽是亏本买卖。」

他低着声道：「遂遂，你很好。配我，绰绰有余。」

我被他逗笑，眼泪簌簌往下掉：「大言不惭，怎的变着法夸你自己！」

我扶着他站起来，走出殿外。

春寒料峭，远处红墙黛瓦，一枚铜铃挂在檐下，随风轻摆，泠泠作响。

我站在高高的台阶上，指着远处起伏的群山，同钟疏说：「曾经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只是个秀才郎，无甚才华，无甚俊貌。功名止于此，便去邻村书塾当了个教书先生。我每日洗衣做饭，日暮时分便在葡萄藤下小憩等你归家。我俩无甚积蓄，却也不愁吃穿。你回来时会同我讲书塾里哪个顽皮小童又惹出了如何事端，我也爱与你讲读到的话本里的故事。你知道我喜爱哪家的点心、盼着哪家新出的布料，我也了解你的口味偏好。我为你洗手做羹汤，你为我点唇描眉。」

「从前我读词，最爱一句『小舟叶叶，纵横进退，摘翠者菱，挽红者莲，举白者鱼。』」

「钟疏，你说这样的日子好不好？我这一生都过得不太好，下辈子我不想这么累了。」

他已泪流满面：「好，好。来生，我们便过这般日子。我不再让你累着半分。」

我靠在他的肩头，倦意涌上来：「钟疏，我想去宫外。想去数一数从这走到宫外，宫墙上会停多少只麻雀。」

他将我扶上背，一步一步踏下台阶。

他的背，极是宽厚，我将头靠在他的背上，随着他的走动，轻轻地晃动：「我六岁那年，你离开长安城，我去送你的那日，我在宫道上数了十三只麻雀。」

这皇宫，过了二十多年，未曾有丝毫的改变。两三枝油亮的柳枝沾着露水探在墙头，几点脚印斑驳踩过黛瓦。

「这有一只了，钟疏。」我强撑着眼皮，虚虚一指。

「是，一只了。」

他背着我，从第一只数到第九只。后来我看不见了，也跟着他念，重复他的数字。

一直到第十三只。

钟疏等了片刻，还没有听见附和的轻声。他将背上的人轻轻扶了扶，继续背着往宫外走去。

前几日才刚下了大雨，今日是难得的一个开云见日天。黛瓦之上，越来越多的麻雀扑着翅膀飞走，飞向无垠苍穹。

一直走到宫门外。

钟疏才轻轻偏过脸去，轻声说：「遂遂。」

「这儿有三十只雀儿。」

「我们出宫了。」

宫门之外，来来往往的百姓看着那个倚着宫门的玄裳青年，泪如雨下，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他背上的红衣女子，闭着眼睛，嘴角还勾着笑，沉沉地陷入黑甜梦乡中。

后记（安慰的小番外）

修竹茂林中，雨水淅淅沥沥打在绿竹叶片上，又垂坠落入泥泞中。

竹林中，两三抹模糊的身影若隐若现。

「阿斛，慢点。」

阿斛迈着短腿艰难地跨过一个水洼，他手紧紧抓着阿爹的袍子。

哗啦啦的雨水打在伞面上也没能让钟翘清醒起来。她被抱在阿爹怀里，困得东倒西歪。

远处一盏明灯挂在书塾的门前，灰暗的破旧屋子在雨水冲刷下屹立不倒。

钟疏动了动手臂，「翘翘，到了。」

翘翘下了地，半靠在哥哥肩头，睡眼惺忪。

阿斛道：「下次你不许跟来了。」

翘翘清醒了，鼓着眼睛：「为什么？」

「你就是个拖油瓶。阿爹为了抱着你，半个肩头都淋湿了。」

翘翘看了看钟疏肩头深色的水渍，不服气道：「下回我可以自己走的。」

「好了好了。别吵了。」钟疏把两个人分开，一左一右刮完他们鞋底的泥，拍了拍小衣裳，「进去吧。」

今日下了大雨，然而大多数的孩子已经坐在位置上了。

钟疏拿出书册开始讲课。

而钟翘也有自己的小动作。

她先是拿出阿娘带的小肉干，撕成一条一条，嚼得津津有味，还不忘递给哥哥：「好吃。」

阿斛坐得板正，拒绝了：「现在不能吃。」

「为什么啊？」

阿斛不看她，「夫子在讲课。」

「哦。」翘翘眨巴眨巴眼睛，乖乖把肉干收回去，又翻开哥哥桌面上的书，「这是什么？」

阿斛道：「《千字文》。」

「讲的什么？」

阿斛吸了一口气：「夫子正在讲，你好好听就是了。」

「哦。」翘翘点点头，盯着上面的钟疏，不消片刻又转过头来，认真道：「哥哥，我听不懂。」

她抱着自己的小脑袋：「好难啊！」

她又掏出自己的草兔子，「哥哥你有这个吗？这是阿爹给我做的，你有吗？你没有吗？」她又掏出一只草狐狸，「没关系，我可以送你一只。我们来玩家家酒，好吗？」她歪头看阿斛。

阿斛紧紧抿着唇，严词拒绝：「不玩。」

翘翘又盯着他，企图动摇他。

半晌，泄了气：「为什么？翘翘不可爱吗？爹爹又没有翘翘好看，哥哥为什么看爹爹不看翘翘呢？」

她转头去望窗外的大雨，摇了摇哥哥的手臂：「哥哥，我们等会儿去玩水吧。」

「不玩，会被阿娘骂。」

「那我们不让阿娘知道就好了。」她捂住小嘴巴，又去捂哥哥的嘴巴，「你不说我不说，阿娘怎么会知道？」

阿斛躲开她伸过来的手，忍不了了，直接抬手道：「夫子，钟翘说她想坐窗边。」

翘翘瞪眼看他，微张着嘴，一副遭受背叛了的样子。

窗边坐着的是一个内向的小姑娘。

翘翘坐好，故技重施，把肉干掏出来讨好道：「吃吗？我阿娘做的。」

小姑娘摇摇头，就是不说话。

翘翘抽出一根塞进嘴巴里，故意嚼得津津有味：「真的很好吃！」

小姑娘憋了半天，涨红了脸道：「夫子在看你。」

翘翘抬头，果然钟疏两三言就过来瞄她一眼。翘翘讨好地冲他笑，咧出一排整齐的小贝齿。

「好吧好吧。」她悻悻把肉干放回去。

「你叫什么？」她又开始叨叨，「我叫钟翘。你可以叫我翘翘。我有一个哥哥。喏，就是那个穿青衣的，他叫钟斛，你认识他吗？」

「我还有一个阿娘，一个阿爹。阿娘和我一样好看。阿爹会给阿娘买胭脂。你知道胭脂吗？好吧，你不知道吗？就是涂在脸上会很好看。阿娘喜欢看话本，但是集市上的话本不好看，阿爹就给阿娘写了一本。阿娘好高兴，就亲了阿爹。阿爹好开心，也亲了阿娘。你被你阿爹亲过吗？没有吗？好吧。阿爹喜欢我，喜欢哥哥，每天睡觉前都会亲亲脸。不过我最讨阿爹喜欢，他还会给我买糖糕，你吃过糖糕吗？」

小姑娘憋红了脸，想听又怕被夫子看，终于忍不住道：「夫子真的会这样吗？」

「什么意思？」

「就是、就是……」小姑娘用手比画着，「夫子是个正经人的模样。为什么会……」她不知道怎么描述。

「会亲阿娘？正经人不能亲娘子吗？」翘翘不同意了，「阿爹说，不能以别人的目光来活，不然会很累很累。他喜欢阿娘，为什么不能亲阿娘？」

小姑娘似懂非懂地跟着翘翘点头应和。

翘翘语重心长道：「你还小。不懂。我阿爹说了，你不珍惜的东西迟早有一天会是别人的。」

「什么意思啊？」

翘翘其实也一知半解，她眼珠子转了转，又掏出肉干，「喏，就好像这包肉干，你不吃，等会儿它就会被我吃光了。到时候你想吃也没的吃了。」

她推过去，「吃吧。吃了我的肉干，我就罩着你。」

钟疏下了学，先去拎了翘翘：「你再这样不听话，阿爹下次不带你来了。」

翘翘不服气：「是爹爹先跟阿娘说小孩子太听话不好的！阿爹想要一个听话的翘翘，还是想要一个活泼的翘翘？」

钟疏：「……」

他慈祥地拿起角落里头的那把伞，「回去吃饭吧，阿娘今日做了阳春面。」

翘翘原本得意的小脸一下垮了下来，「又是阳春面。阿爹，我不想吃阳春面……」

阿斛撻掇她：「那你去跟阿娘说。」

「我不要。」翘翘把头摇成了拨浪鼓，「阿娘会生气。」她转头看钟疏，「阿爹你去说吧。阿娘最爱你了，你是她的心肝宝贝。她不会骂你的。」

「不。我喜欢吃阳春面。」钟疏义正词严。

雨过天晴，竹林里满是水雾。翘翘把要吃阳春面的悲痛抛至脑后，开心地踩起水来。

钟疏一手护着一个，被翘翘溅起来的水花喷了满身。

还没到家门口，翘翘就跑着进去，大喊道：「阿娘阿娘，我好想你啊！」

屋里头走出来个黄衫女子，迎面就被抱住大腿。

她道：「油嘴滑舌。」

翘翘摇头：「没有。翘翘想阿娘，吃肉干想阿娘，看书想阿娘，听雨声都在想阿娘。」

阿斛毫不留情戳穿她：「你看过书吗？」

「好了。吃面了，今日做的是阳春面。」

翘翘接过筷子，吞了口口水：「阿娘，爹爹说他想吃大米饭。」

钟疏：「……」

陈釉道：「翘翘不想吃吗？是阿娘做得不好吃？」

翘翘立马摇头：「好吃。」

为了表明自己没有说谎，翘翘把最后一口汤喝完的时候，异常浮夸地打了一个饱嗝。

钟疏收了碗筷，去外头的小院洗。

陈釉过来挽高他的衣袖，给他倒了盆水，就坐到了葡萄藤下的躺椅上。

阿斛坐在一旁的秋千上，翘翘推得满脸通红，气喘吁吁。

「哥哥，我推了好久了，换我了没？我也要玩。」

阿斛懒洋洋道：「你才刚推了多久，想耍赖吗？」

翘翘悻悻，噘着嘴继续卖力气。

中午的日头不烈，晒在身上暖洋洋的。陈釉在躺椅里头昏昏欲睡，一把小扇拿在手里轻轻地晃。

钟疏把碗筷搬进厨房里头，出来的时候拿了半块西瓜。

他挤进陈釉的躺椅，挖了一勺刚要递进陈釉嘴里头。翘翘立马跑过来，嘴张得大大的，「啊啊——，爹爹，啊——」

「不行，第一口是阿娘的。」

翘翘眼巴巴看着那一口进了陈釉嘴里，又张嘴道：「现在是翘翘的了。」

钟疏挖了一勺大的，刚要递过去又转了个方向喂进自己嘴里。翘翘气得喊道：「阿爹！坏！」

钟疏笑得东倒西歪，瓜瓢肉溅到陈釉黄衫上头。

她懒洋洋拨开，把瓜瓢往鸡圈那边一扔，又拿扇子敲了敲钟疏：「仔细着点。」

翘翘道：「阿娘，爹爹欺负我。」

陈釉装模作样拍了钟疏一下：「喏，我教训他了。」

钟翘：「哼！包庇！」

钟疏下午照例带了两小只去书塾。回来时候发现陈釉在挖树下的酒坛子。

「今晚喝酒？」他取了瓢水，洗了把手。

陈釉点头，过来也取了瓢水把坛子冲干净。

「今日有兴致，便想着将这坛酒挖出来喝了。」她上前拿了干净的布擦了擦钟疏脸上的泥渍。

「身上都臭了，去洗一洗吧。洗完了出来吃饭。」

她转身去抓两小只，捉着都擦了把脸。

「不然阿娘给你们洗洗头发吧。」

两小只蹦起来：「洗头发！洗头发！」

此时正是黄昏，金灿灿的日光流进小院。山嚣渐息，晚霞斑斓。

钟疏刚从里屋出来，就看到两小只一人包着一张宽大的头巾，陈釉一只手抓着阿斛的肩，一手擦干他的头发。

他渐渐失神，意识回笼时发现陈釉就坐在她刚才的位上沉静地看着他。

她朝他招了招手：「过来。给你也洗一洗。」

钟疏把袍子掩好，去打了盆水，才躺在椅子上，把上半身靠在陈釉膝上。

陈釉先将他的头发打湿，又取肥皂角细细涂抹他的青丝，直到擦出一层薄薄的泡沫。

她像哄小孩子一样，不轻不重、不急不缓地按摩他的头皮。她还没洗澡，钟疏靠在她怀里，闻着她身上的土腥味，脸颊上露出一个浅浅的梨涡。

陈釉注意到：「傻笑什么？」

钟疏笑道：「你身上有点臭。」

「是吗？」她弯身取了瓢水，倒在他头发上，「臭就对了，多闻闻。」

陈釉将他的头发放进盆里头，清凉的水淹没一头青丝，如同海藻在褐色的木盆中游荡。

她将他耳边的细沫冲干净，低头轻轻地碰了碰。

钟疏道：「做什么，占我便宜？」

「不服你就占回来。」她把大毛巾包在钟疏的头上，像撸一只大狗一样，上下其手。

「好了。」她拍拍他的头。

晚间吃了饭，钟疏抱了坛酒放到小院的石桌上。陈釉从厨房里头拿了一碟花生和几只碗。

翘翘小肉干也不吃了，从石椅上站起来：「我也要喝！爹爹，我也喝！」

钟疏把她抱在膝上，拿筷子一头蘸了几滴酒，让她尝了一口，「味道怎么样？」

钟翘一张包子脸皱起来，「有点怪。不好喝。」

钟疏把阿斛抱过来，也让他尝了一口，又给他倒了一小杯。

翘翘站在石椅上，伸手去够花生。

钟疏将那小碟子推过去，给陈釉倒了碗酒。

酒液剔透，在月光下波纹起荡。阵阵酒香清冽，沁人心脾，钟疏闻着酒香，只觉还未喝便醉了。

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微醺。

后来喝到一半，钟疏兴头正高，又去取了他的棋盘。

陈釉已经有点飘了，扬言要让他五体投地。

钟疏笑笑，也不说话，抬手作「请」。

不消片刻，陈釉被杀了个落花流水。钟疏好整以暇地看着她，嘲讽意味尽在不言之中。

陈釉将棋盘一推，摆手道：「我今日喝了酒，状态不好。」

翘翘看不懂但还是应和：「对！娘亲很厉害。」

「哦。」钟疏一副了解了的模样，将棋子收好，「那，改日再战。」

陈釉：「再说。」

钟疏给两个孩子擦了脸，又把他们赶上床。再走出去，就不见了陈釉的人影。

他急步走过去，唤道：「遂遂！」

墙根那头传来一声应和：「小声点儿。」

陈釉自己爬上了墙头，有些摇晃。月光倾泻在她身上，使得她如同神祇一般，美得不可方物。

钟疏无奈走过去，「爬上来做什么？」

「想爬就爬。」她晃了晃两只脚丫，身体有点仰，就被抓住了脚。

于是她顺着这个力道把两只脚丫子踩在钟疏宽厚的手掌上，踩得啪啪响。

钟疏好笑道：「怎么跟翘翘一个德行？踩水玩呢？」

「她今天踩水了？看我明天不教训她。」

两人一时静了下来。

钟疏摩挲着她的脚踝，凉风习习撩过她的细软裙摆，带起一阵桂花香。

他挠了挠她的脚底：「给我念首诗吧。」

「念什么？」

「你第一次送我的那首。」

她撇了撇嘴，「都念过多少遍了。」

尽管这么说，她还是念了，声色轻柔：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沉默了一会儿，钟疏才笑道：「不知羞。」他上前几步，「下来吧，我接着你。」

「真的？你不会摔了我吧？看你外强中干的，要摔了我怎么办？」

钟疏张着手，道：「不会，下来吧。」

陈釉准备了半刻，鼓起勇气跳了下去。裙摆像花一样铺开，一头青丝乱飞。她落在宽厚的胸膛上，钟疏一双手臂紧紧箍着她的腰身。

钟疏抱着她进屋，把她放在床上。刚要走出去就被拉住了，「怎么了？」

陈釉半睁着眼，迷迷糊糊道：「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们好好的，行吗？」

钟疏望着她，俯身亲了亲她的眼皮子，柔声道：「说什么傻话呢，睡吧。」

第二日钟疏休息，好不容易可以赖床一会儿，翘翘早早就来敲他们的房门。

陈釉烦得把他踢出去。

没办法，钟疏带两小只洗漱了一下，就领着他们上了集市。

集市人不多，钟疏紧紧牵着两只，避免走散。

路边一家茶摊传来谈论声。

「距皇后仙逝不过十一年，太子也才过弱冠，皇帝便驾崩了。先皇在政十余年，励精图治，省刑减赋……」

后头是什么再进不入钟疏的耳朵了。他望着远处的山头，仿佛听见遥远的京城里各家寺庙钟声长鸣。

皇帝驾崩，仅留方弱冠之年的太子。

不知为何，他的心里像被挠了一把，不很痛，却是刺挠。

「爹爹。」

钟疏低下头，阿斛一脸担忧地看着他，圆溜溜的大眼睛透着不谙世事的单纯。

「阿爹，我要吃糖葫芦。」翘翘这个小笨蛋浑不知发生了什么，指着不远处的糖葫芦嚷嚷着。

「不行，你阿娘会骂你的。」

翘翘又来：「那我们不让阿娘知道就好了。你不说我不说，哥哥也不说，阿娘就知道了。」

钟疏道：「好吧。不过你只能吃半串，阿斛吃一串。」

「为什么？」

「因为你是妹妹。」

「那我.....」她纠结了一会儿，「那我等会儿吃的时候先不做妹妹了。」

钟疏被她逗乐，「要糖葫芦不要哥哥？」

「才没有。我最爱哥哥了！」

小女孩蹦蹦跳跳，胖嘟嘟的脚踝上套着的小金铃泠泠作响。

「我喜欢哥哥，喜欢阿娘，喜欢阿爹。」

「我们要永远永远在一起！」

「你阿娘说的没错，油嘴滑舌。」

「嘿嘿。那我能吃一整串糖葫芦了吗？」

「小心把牙吃坏了。」

「不会的，不会的。」

小女孩拉着爹爹直奔糖葫芦插杆，浑然不知愁滋味。

路边上几只小雀儿追着各自尾巴转圈，叽叽啾啾叫着跨过水坑，只留下几点斑驳印痕，又很快消散了。

该盐选专栏共 77 章，已全部读完

[查看详情](#)



VIP



盐选专栏

红颜悴：意难平的反套路古言小说

乃糖包 等

共 77 节

会员专享 ¥39.00



编辑于 2020-05-22

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 渲染生成，版权归原文所有